

折疑論

卷首至五全



新疑論目錄

卷首

序

卷一

敘問第一

聖生第二

問佛第三

卷二

喻舉第四

宗師第五

通柘第六

論孝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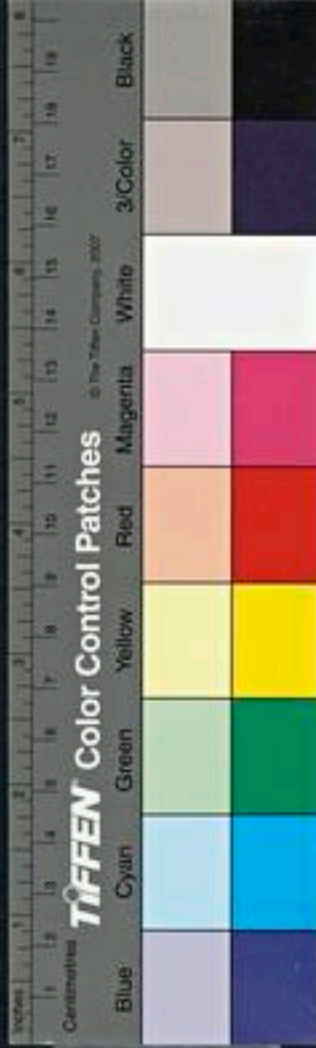
拒毀第八

卷三

評議第九

舉問第十

解域第十一



3438936

釋謗第十二 辨施第十三

卷四

殊見第十四 隨宜第十五 優劣第十六

先知第十七 尊釋第十八

卷五

言符第十九 會名第二十

文論目錄終

折疑論敘

鄉貢進士白水屈蟠撰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少時爲
儒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每
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一聯一句落在叢席人多傳
之如鸚鵡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
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晝寢云夢寬不
言擊書手一帙南華墮枕邊閑遊云家家明月誰無
分處處青山我有緣水心亭云綠芰青荷香滿池環
亭冷浸碧瑤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清波浴鷺鷥



其長篇短偈例皆如此尤能洞明本宗佛法予昔嘗
與縣大夫張昂請註心經五日而成萬二千言辭理
精當不爲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
晉語句雄麗旨意渾成同袍得之囊蓄不出抑爲艱
得無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跡山林嘗與來客問
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成軸名曰折疑論首之以序
問終之以會名凡二十篇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
涵詠六經略備諸子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
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予
與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慳故

與妙明侯召而云時辛卯中秋八日書
折疑論敘終



疑論卷第一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評

曲而斷之謂折猶諒不決之謂疑評議
難辨之謂論此論因妙明子居山時有
客特詣請問以法所疑妙明子引三教
微言以答之遂成是錄故曰折疑

敘問第一 敘者敘其來因問者問其所疑第
一者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

妙明子

華州渭南縣洪福寺出家遇魚巖老人祥公
處得法闡揚大乘經律論大元至正間詔封
傳大乘戒賜紫闍大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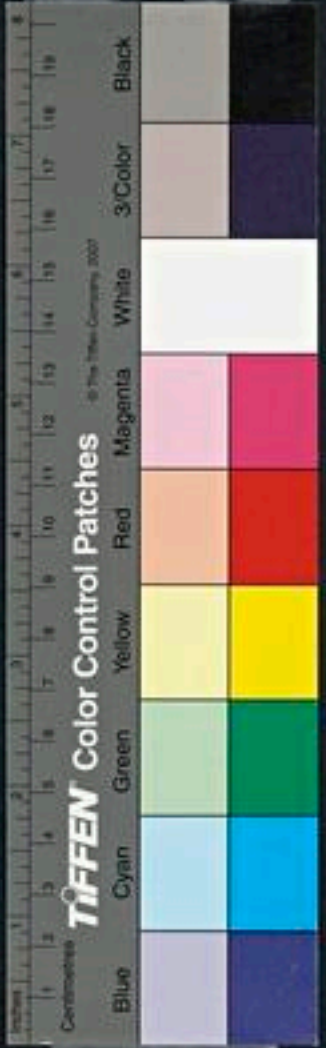
居石室

後歸終南山石室隱居

有客來謁妙明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來

尊人之稱曰大

子謂客因何事而來



疑論卷第一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評

曲而斷之謂折猶諒不決之謂疑評議
難辨之謂論此論因妙明子居山時有
客特請請問以法所疑妙明子引三教
微言以答之遂成是錄故曰折疑

敘問第一 敘者敘其來因問者問其所疑第
一者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

妙明子

華州渭南縣洪福寺出家遇魚巖老人祥公
處得法闡揚大乘經律論大元至正間詔封
傳大乘戒賜紫闍大國師

居石室

後歸終南山石室隱居

有客來謁妙明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來

尊人之稱曰大

子謂客因何事而來



客曰有所請問而來

客曰有所疑而來問

妙明曰吾居是山也幾以數年而世罕知

吾者我也幾者近也

罕者少也

謂我居此山將近十數年矣而世人少

加以懸石巉巖危嶠巖嶮無人履踐

巉音義險也巖積石貌嶠渠廟

切山銳而高也巖音義嶮也嶮音險山險也加以者兼有也懸石者巖垂可畏貌謂險難行之處少有往來故曰無人履踐也

遠勞仁者一至此乎

遠路勞煩仁者一徑來於此乎

客曰雷霆之聲無欲聞人之耳而耳自聞

淮南子曰雷者陰陽

之聲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雷聲豈要聞於人

管籥之音無有悅人之心而心自悅

樂譜云管者籥

蓋而有三孔短小其管籥音聲無要歡悅於人

夷齊匿跡於首陽不欲德稱於人而人自稱其德

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不嗣位欲之西南遇武王伐紂迎馬首而諫不從隱於首陽山誓不食周粟卒至餓死矣

巢許韜光於箕岫豈爲道揚於世而世自揚其道

巢地

名韜藏也莊子讓王篇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隱於箕岫山

子之居山亦以類矣奚爲人之不知也

客以夷齊許由之德而比

類何爲人之不知也

妙明曰子所欲問可得聞乎

此審問辭

客曰請無拒焉

無禁止之辭子無阻而抵拒焉



妙明曰子張云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
 之大賢歎於人無所不容我之不賢歎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人也論語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
 云云蓋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子張所言
 容字正破子夏拒字

知則無拒此許答之辭也

客曰噫噫者傷痛悲歎之辭

吾與子皆儒也我與子皆曾為儒也

吾嘗與子為方外友于我也昔者往日也嘗言也
 撤去藩籬出乎流俗之表曰

列志曰友

人之亂不得同地而處良可歎也獨者單也
 言單為兵

落落髮離俗其有年矣于落髮為僧離去俗家有多
 年矣

嘗欲一往而見不果如願曾要專一來此見面不如
 願欲

頃以稅駕塵習撥置人事姑乘少暇聿來高居欲折

所疑莫知可否否音府否者審辭也頃者俄頃少時
 也以用也稅駕者農夫之具頃以脫

歎憩歇暫放下之義塵習者塵寰家務之習撥置
 者謂棄之於一邊人事者往來交接之事也姑且
 因乘少時閑暇聿遂而來高隱之居欲以決折所
 疑之惑情莫知可許否

妙明曰請試言之請試言所疑之辭

客曰人云假借他人之言



曩妙明儒時未嘗寄口於佛經

曩昔也言往昔之日為儒時未嘗掛口於

佛經

今為釋也沈湎因果謂佛教也空寂之說

今為釋子如沈湎酒

色心迷意醉亦如酒波溺而不醒乃妄為因緣果報虛無空寂之論說

遺棄周孔黃老之書不識有諸

遺猶棄也謂遺棄周公孔子黃帝老聃之

經書

妙明曰子貢云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

不可不慎也

知皆音智論語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言謂恭者謂恭

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云云此責子禽不謹言也蓋一言善為智一言不善為不智智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慎也

凡物自微至著緣淺及深

微者細也小也著者盛也大也凡一切物自細小而

至盛大緣者由也譬人入海由淺而以及其深也

譬登萬仞之嶽不可一步而至必資下以及其高

頭

古書曰七尺為仞嶽者山之高廣者也譬喻人登萬仞之山嶽不可一步便到必自下以至其高上

既登絕頂所歷諸山豈曰棄哉

既登絕高之頂觀經歷之衆山皆低未嘗

遺棄也

吾始學周孔黃老之書抑以為極致

我始初為學周孔等書之時抑

以為至絕之處

次檢佛經始知聖道有權實爾

次因檢閱佛之經典始知聖道有權假真

實之理故爾



今吾以姬孔黃老之書爲衆山

周文王姓謂周孔黃老四聖之書喻如

衆山

以佛經第一義諦爲絕頂

第一義諦者教乘之極談也

脫凡情者爲俗諦於時真俗不立凡聖情盡不著二邊唯存中道故曰第一義諦以此喻絕高之頂

既登絕頂望衆山自遠矣何棄之有耶

既明釋典如登絕高之頂

復觀周孔等書如衆山而自遠矣何曾遺棄之有耶也

聖生第二

此篇言佛降誕之跡故曰聖生

客曰佛之所生在何邦域其氏族顯跡及形貌德相

所說法要可得聞乎

佛之降生國土姓氏家族兼及形相所談妙法亦可得而聞乎

妙明曰富哉問也

發問之辭深遠廣大故曰富問也

吾雖不敏略示所知以報吾子

我雖不敏達略將必知用答子之問也

自漢之西過數萬里

自漢者指中亞漢地也之者往也自漢地往西約有數萬里程

途也

有國曰迦維羅

被有國土名迦維羅乃佛降誕之中

王姓釋迦

釋氏源流梵語釋迦此云能仁

又名淨飯

梵語首頭陀羅或云悅頭檀此云淨飯

大夫人曰摩耶

梵語摩耶此云大術

佛本居兜率天宮

梵語兜率陀亦名觀一史多此云知是也

以先佛之迦葉般涅槃後佛當補處名曰護明

梵語具云

摩訶般涅槃此云大滅度亦云大寂滅自迦葉佛涅槃之後佛補其一處特待出現之時



實以三祇因滿

一切諸佛皆修三祇之因也三祇者即三大阿僧祇劫也

萬德果圓

諸佛皆具萬德方為道果圓滿也

宿願未周

宿生有願未曾周圓故下生人間

示同生滅

示現受生滅身

日輪香象託陰王宮

初投胎時化現於日輪之中跨香象投託母胎於王宮

以大夫人摩耶為母以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

當周之時正月建子即今二月八日是也

毗藍園中右脅而生

脅生者表異常流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此方

江河泛漲大地皆動光貫太微照自西方王即怪問羣臣太史蘇由奏曰西方生大聖人也王曰於此何如由曰無事千年之後聲教傳流於此時乃刻銘於國之南郊以記之

地搖六震

六震即六種震動謂動踊震起吼擊也搖揚不安曰動墜墮曰凸曰漏隱

隱石聲曰震自下昇高曰起坪墜發響曰吼打博焉物曰擊然各有三直動各動四天下動各徧動盡大千動各等徧動餘五例此

大雨四華

雨音裕降也四華者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芬陀梨華栴頭華

神捧金盤

地神捧持金盤

龍吐香露

九龍吐其香水浴太子身

即能縱行七步

周迴行七步七步蓮華皆生七步者表七種淨財亦名七德財即信進戒

慚愧聞捨定慧七也

顧四方

眼顧視於東西南北四方本行經云東方表涅槃最上南方表利樂衆生西方表解

脫北方表永斷輪迴



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目顧四方上下

此動用之間自可消息

具三十二大人相

阿毗曇論云三十二相者梵音聲

相相目紺青相廣長舌相得白毫相烏瑟尼妙相牛王
齒相肩膊圓滿相四十二齒相師子身相廣洪直相齒牙鮮白相
相皮膚細軟相常光一尋相身真金色相身毛右
旋相孔生一毛相身毛上靡相身分圓滿相勢峯
藏密相伊尼鹿王膺相足踏滿相厚相手指網縷相
手足細軟相足跟圓滿相纖長光澤相足千輻輪
相足底平滿相

八十種隨形好

八十種好者指甲紅赤指甲隆起指
甲清淨指甲滿足指甲圓指甲纖
直指間一密指清淨掌寸足肥膩手足長赤手足
平等手足肉滿掌文深現掌文直掌文纖長手
足調淨掌文不亂蹠足少現膝頭圓滿膝次第肅
步齊整每行王行龍土行相牛王行相

行不顧視行步不亂半身正直佛身過人一切諸
定佛身皆好身體手足正身體偏足身體正直身
清淨身淨潔身體無塵身毛淨潔腹相團圓腹無橫
身色不黑身體無塵身毛淨潔腹相團圓腹無橫
文身體明淨齊正圓深腠孔團圓腠文右旋腠孔
不四腠孔不長腠孔不短腠孔不連得龍牙相牙
不遇唇四牙兩通四牙終利四牙齊密舌長柔輕
色赤好梵聲深好象王聲相迎陵頻伽聲齒根
滿鼻孔淨潔鼻不下垂鼻高脩長鼻高方廣目
廣清淨眼睛黑光白睫次第眉如半月眉毛黑澤
毛光明耳皆垂垂頭髮細軟

至請億人阿私陀瞻之

西方能相吉凶貴賤仙人也

太子隨身相好榮若芬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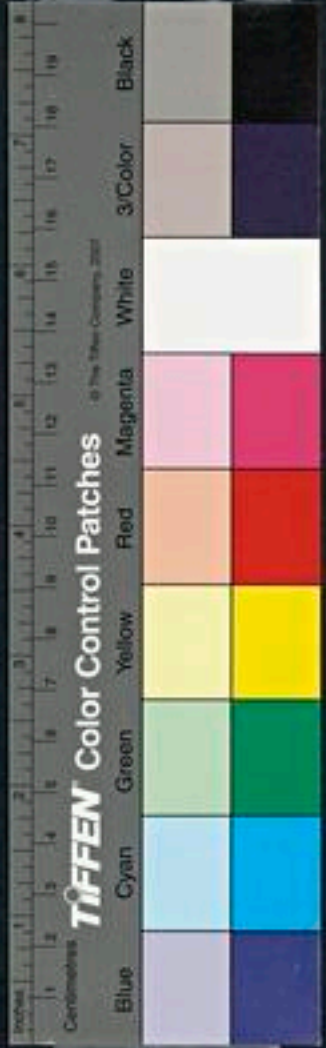
太子身相如初開芬陀
梨華嬌態香潔也

在家作轉輪王出家成無上道

在家必定作金轉輪王
出家必成無上道果

以至觀之必不得在家矣

佛人所言太子定離國位



遂泣曰太子成佛必施大法臣今老矣失此大利良

可悲哉

有淚無聲曰泣仙人知太子成佛演說大法老不得聞故乃泣之

年十有九壬申二月八日

周時正月建子二月入日即今十二月八日是也

呼車匿鞭朱駿

車匿者佛之家所生之子朱駿者馬也

遊看四門逢僧了法不樂王宮亟欲修心

因遊觀四門東門見

老人衰朽南門見其病者西門見送葬者北門見一比丘乃是作觀天子所化太子問言汝何等人

比丘答曰世間無常我由修其聖道超於彼岸若能如是修者亦皆如之言訖騰空而去太子因見

老病死苦甚為恐怖遇此比丘愈起善心欲棄王宮亟急欲要出家修行

五生憂懼恐斷國嗣遂增以待御音樂娛之太子不

知太子心欲出家恐懼斷國之後遂增以待御音樂太子不

悅樂也

迨夜之央

迨至也央半也至其半夜

淨居天人

淨居天人乃是輔太子出家者也

以天福力彰侍御之醜容九孔流溢不淨蛆蟲可厭

醜音醜淨居天人用天福神力彰顯侍御絲女俱各昏睡現死屍相各兩眼兩耳兩鼻口并大小便等九孔流出不淨蛆蟲太子轉生厭離之心也

夜半子時淨居天人報曰太子可出宮今正是時

告太子曰既降兜率欲滿宿願要出王宮今正是時

於是騎犍陟

犍陟者馬名也

僕車匿

車匿從人



天人捧駕

天人捧其馬足

飛空而去

飛空逾城而去

投身雪嶺跌坐盤石

既至雪嶺坐於盤陀石上

淨思六年遂成佛果

正宗記云先於彌樓山習不用處定又於象鼻山觀明星而悟道六年淨思方成佛果矣

無惡不去無善不圓

去上聲除也諸惡盡去萬善周

晉詣鹿林三轉四諦而摩訶男等五人得道

五人者佛初入

山父族三人一阿濕婆二婆提三摩訶男拘利母族二人一喬陳如二十力迦葉侍佛不用五人各修梵行佛既成道首於鹿苑與喬陳如等說三轉四諦法輪三轉者一示相轉二勸修轉三作證轉一示相轉者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道二勸修轉者此是苦汝須知此是集汝須斷此是滅

汝須證此是道汝須修知世間苦因苦果出世間樂因樂果也三作證轉者此是苦我已修陳如等疑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陳如等疑問如來還出世間苦因苦果樂因樂果否如來答云我已知我已斷我已修我已證五人問說此法各證道果

初宣小教

三轉四諦

次演空宗由是向室羅筏城祇園等處八部般若次

第興焉

室羅筏城即舍衛國城也祇園者即祇樹給孤獨也八部般若者大品般若中品般若放

光般若光贊般若道行般若金剛般若勝天王般若文殊般若若也八部般若多以破有歸空故曰空宗

後居鷲嶺演妙法華會三歸一捨權從實

鷲嶺各其山形似鷲

鳥故曰鷲嶺崑崙珍瓏可容萬人佛於此中多說妙法先因鹿苑說有而盡皆說有次演八部般若以



說空而咸皆執空後於鷲嶺演妙法華會三歸一者會三乘歸於一乘捨權從實者乃從淺至深捨小而歸大也

及於普光明殿菩提道場欲色諸天逝林等處圓音

極唱演大華嚴

此經有三部上部十三千大千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品中部四十九

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部十萬偈頌四十九品今所傳者三十九品共四萬五千頌在唐外有九品未就此下部經也此經七處談九會演具偏圓頓漸空有權實總貫三乘五教之玄理故曰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也

事無不窮理無不盡

此經大小事窮淺深理盡

聖凡交徹主伴互參

圓五教貫三乘含十方攝一切會凡聖歸一體通真俗以混融故也

空有齊彰

如空中而現影

色心俱入

照境皆寂

如燈遞照似鏡胥融大小相合一多無礙

胥相也總結上文意

佛之妙用或大或小而含容或一或多而無礙此正顯凡聖交徹主伴互參無礙者如燈燈互照鏡鏡相融者也

十世同於一念

故華嚴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六無來亦無住如斯了知三世事超諸

方便成十力

剎那現於一毫

如來妙用攝大千國土藏於一毫毛端以一毫頭而現大千沙界此華嚴

諸佛菩薩圓融一切境界故

以不有

實無

之有

幻有

而成於有

能有

有



頑空之空真而現於空能空現之境一真法界

直以空有不立二諦常存真無所立矣本是空不離

寂照兩忘真俗並顯於是體用俱忘二諦雙顯

即有而現於空有就有而觀空有

即空而現於有空就空而觀有空

包法界共異之名如海納於異流

同名方廣似百川而同廣

統諸教差別之號總攝三乘五教之名

總號華嚴小始終頓之四皆不出此圓教故曰總號

實圓滿之洪規實為圓滿具足之大規模故也

乃真常之妙說無假為真不變為常既談真常之理

大矣哉讚此圓教廣大

不可思議之極致也法無大小前後約機而說之故也

名言不能至故為不可思議之極至盡之教也

故佛乃利生廣大故者指義之辭餘例此普度一切

潤物洪深利濟之心若天降甘澤萬物皆蒙滋潤故

牢籠億劫之生華嚴經云張大教網攝人天魚置涅槃岸

濟拔無邊之苦隨類化導濟拔沉淪皆得離苦獲樂

然以不生之生而現於有生之生如來真淨妙體本來無生因見一切

眾生往來六道無有了期故以示無生之體化現於有生之類故也



以無相之相而現於有相之相矣真實之相名之無相以無相之理現於有相之中乃化度衆生之相矣

客澄思淨默移時不語客聞言佛圓融要妙法門清淨其心念靜默過時不語

妙明曰子於吾說不自決乎子今聞我所言法要不能自決擇於理者乎

客曰吾恐子以弘詞麗句而欺我也我恐子以用弘辭而欺瞞我也

妙明曰不然不然此說

昔華嚴會上二乘聖人皆是漏盡大阿羅漢梵語阿羅漢此

具八解脫云無學昔者華嚴會上佛說此經之時聲聞緣覺乘小聖諸漏已盡皆是煩惱斷盡阿羅漢縱任無礙塵類不能拘故曰解脫八者一內有色觀外有無色解脫二內無色觀外有

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處解脫八想受滅處解脫

獲六神通獲得也六神通者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他心通四神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

始聽華嚴圓滿教誨此二乘聖人初於華嚴會上聞此圓教之理訓誨者也

目不覩佛身覩者見也不見佛身

耳不聞佛語聞者聽也耳不聽佛語也

心不了法義心不了知所說法之義味也

神迷意醉如下云情愒是也

智暗情愒其心神如不知東西南北迷惑真如如明眼人入於黑暗之處其情性愒而不明者也



茫然自失

茫茫然渺莽而自失其身命者也

都無所覺知

蓋此圓教唯大乘菩薩所知其二乘小聖聞此法要皆如盲如聾故曰都無所知者也

後說入法界品僅能領悟

僅纔也然後說入法界品中僅纔少有省悟也

且向之壅遏而後慧解者何也以前之三十八品所

被機性

壅塞而不通也過者遮也謂先壅遏而不知後慧發解會者何謂也蓋小機不能速領大法也因前三十八品以多被大機性故二乘不能知也

唯是入地大菩薩眾理微言極不近常情

唯獨也唯是入十地

位大菩薩乃達至極微妙言辭故不可以淺近尋常識情卜度也

二乘聖人所履境界故不可得聞也

此法實不是聲聞緣覺小

乘所行所履之境界故不可得而聞也

頗有菩薩重與喻之彼諸聖者抑而不信

頗少也有菩薩重與

善論說之彼諸聖人抑且猶有不能信者

聖情猶爾況於子乎

爾者語助辭二乘聖人重重譬喻說尚乃不知不信何比況於

子乎

客曰聖且不了子奚知乎

奚者何也客反徵曰聖人尚且不知子何能知乎

妙明曰以聖智言之則大凡不及於小聖

聖智者二乘小聖善

具神變自在無礙因耽此故於大乘而不能行也大心凡夫由無神通故不及於小聖也

以根性言之則小聖不及於大凡

上根上信凡夫行菩薩行修大乘道

不立階級直至正覺是小聖不及大凡也



由根有大小而性有厚薄

上根人意氣高遠下根人意氣微劣故有大小厚薄之分

吾以信道崇篤深忍欲樂故於大法能略其知也

因我

信此道理崇高而篤實所以深忍私欲世樂戒而不貪又於此大乘法中略少而知也

如其蔓演以俟多聞

若有牽引枝蔓而詳演其義以俟廣識多聞者也

問佛第三

此篇因第二篇中言佛既有姓名因何不稱故曰問佛

客曰彼既有姓捨而不稱復稱爲佛其義何也

妙明曰此乃大聖人之謚號也

史記謚法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有

大功則稱謚號

凡號有十謂如來

做同先迹應供

堪爲正徧知

達僞明行

足

采從因得善逝

妙往善提世間解無上士

窮盡法界調御丈夫

成道

天人師

應機說法佛

三覺圓明世尊

出世獨尊

以號稱之故名曰佛猶三皇之與五帝稱號而不稱

姓也

三皇者伏羲神農軒轅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也皆有姓名而唯稱號

佛者覺也

梵語佛陀此云覺也

其義有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自覺者自利也覺他者利他也覺行圓滿者謂自他俱利也

以三祇滿

梵語祇此云劫也諸佛皆修三無量劫方得功行圓滿

三界出

不被欲界色界無色界所拘故曰出也

三身具

清淨法身圓滿報身三類化身三身既圓故曰具也



三智朗

生空智法空智俱空智三智既明故曰朗也

三覺明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洞照故曰明也

三德圓

般若法身解脫皆具故曰圓也

三常備

巍然常不斷常化身常即法報化三身三常既具故曰備也

圓十善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兩舌五不惡口六不綺語七不妄言八不貪欲九不瞋恚十不邪見離此十惡即成十善故曰圓也

滿十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大願大力大智圓此十度故曰滿也

超十地

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皎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惠地法雲地超越十地證等妙二覺故曰超也

具十身

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身威勢身意生身福德身智身備此十身故曰具也

備十力

是處非處力知業力三昧力知根力知欲力知性力至道力宿命力天眼力無漏力十力既完故曰備也

明十智

一世信智二法智三類智四苦智五集智六滅智七道智八他心智九盡智十無生智十智洞然故曰明也

嚴十號

一如來二應供三正徧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間解無上士七調御丈夫八天人師九佛十世尊也威重所尊故曰嚴也

方名爲佛

總結上文意具上如許功德方名爲佛

佛有三身此約報化而言

以此約指報身化身而說

法身則非子所聞也

若言法身之理不當與子所聞

客曰固欲聞之

客堅執固要聽聞也



妙明曰切聞法身者

此下形容法身之妙

謂諸如來真淨法界

真淨法界者即法身之理

神明之本造化之根

神明之本者即真淨妙明之本體也造化之根者即至聖神化之根源也此乃諸佛之境界也

鎔冶兩儀鑪錘萬有

此喻造化為大冶莊子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若鎔銷而鑄之兩儀乃陰陽升降之理即一動一靜之法亦如良工鑄物必以鑪錘錘作諸器皿皆從方寸之間而發生此喻法身邊事

大而無外

法身之理包含天地故曰無外

微而無內

法身微妙比類鄰虛之塵亦無其內

曠而無端

曠者昭明廣大之儀法身之理然昭明廣大無端緒可觀

萬象之以所生

萬象之類皆從法身所生

五音之以所成

樂星圖譜云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而配合五行宮土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此五音五行亦從此理所生成

生而無始

真如之理本無所始

成而無終

妙有之體亦無所終

無始無終

結上兩句復引下辭既無所始亦無所終

無皦無昧

法身之理非明非暗

無恥無联

虛靈本體無機微萌之联

無名無迹

無相之理故無名字及踪跡也



無縱無廣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豈有縱之南北廣之東西四方可此擬哉

無豎無橫

圓通大虛徧一切處何橫豎之拘哉

無方無維

真空妙有徧一切處豈於四方四維而可度乎

無小無大

清淨本然包含法界豈能大小之等量哉

無相無性

法身之妙無相可觀無性可據

無滅無生

真空妙理本無生滅

無染無淨

妙體真空豈有染淨

本來寂靜

元常本來如如故曰寂靜

自性涅槃

真常湛然不隨物化故曰自性涅槃

非過去

然現涅槃本無所動故曰非過去

非未來

聞見錄邵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勿足言豈有未來之理哉

非現在

古德云三世覓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元無妄元無處即菩提涅槃生死本平等若是則

現在亦無可處也

非繫非離繫

此後重明法身之妙也法身不著繫縛亦不著於不繫縛

非縛非解脫

既不著縛亦不著於解脫

非苦非樂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何苦樂之所致哉

非不苦非不樂

亦不著於不苦亦不著於不樂也

非色非心

虛靈本覺不屬於色相亦不屬於心相也

非不色非不心

法身之理靜則似無動則還有然雖如是亦不著於不色不心也

非理非事

不是理不是事



非不理非不事

無不是理無不是事

唯是一味

心佛共衆生是三無差別喻如海納百川其味唯一

而非一味

亦不執著於一味矣

徧一切處

法身猶如虛空無處不有故曰徧一切處

而非一切處

而亦不著徧一切處

妙體常圓

眞常妙體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卓然而常圓滿也

而非常圓

亦不著於常圓

湛若虛空

法身之理澄湛猶若虛空

而非虛空

亦不比擬頑空

清淨無爲

清淨本然本非作爲

有無不爲

法身豈寂爲良生故亦若有

有情無情

有情者一切含靈也無情者闢提也然

平等共有

提有情而不明眞理若無情也結上句義金剛經云是法平等也

以如是等無量行相

用如上所言喻無量行相

而非行相

雖用無量行相以喻之實不著於行相也

應正了知名法身佛

總結上文意當如上眞正了知

客曰法身之義盡在此乎

法身義理盡在此言乎

妙明曰抑未也

抑然而未盡也

夫法身者

此下復明法身之妙

離四句絕百非

四句者有句無句亦有句亦無句非有句非無句也百非者四四相資一



十六三世共有四十八已起未起九十六四種想
本百法謂但著一法即非也故曰百非

動念則隔

動念則情生情生則智隔

強言則乖

強上聲強言則不合理但著言說則乖

脫聲塵

脫離耳界聲塵

離文字

離去語言文字

而語默動靜皆不可得而親也

有言曰語無言曰默
體搖曰動心寂曰靜

於此語默動靜之間皆不可得而親近也

蓋以法身離言

總結上文意大蓋法身離言語如云
不著見聞覺知故也

離言亦非法身也

若離語言之外別求法身亦非
身如云不離見聞覺知是也

須欲學達離不離言之道者乎

故願少學此
不離言之妙

名曰唯

唯音尾速應之辭也

妙明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論語子貢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欲為仁

而親仁賢欲學聖道必先立其所志如此則聖道
易明矣

子能先學離不離言之方便乎

善巧易為曰方便也

客曰唯命是聽

速而應曰聽其命令

妙明曰欲達離不離言之道者

此下形容造道之妙

當先觀一切法

欲學此道應當觀察世間所有生滅
一切等法

無實無虛

莫於虛實而生取著

無我無彼

莫生人我之見



無垢無淨

本性寂然元無垢淨

黜聰明

去智曰黜謂去世間聰明

墮支體

離形曰墮謂離四大支體

廓塵習

廓落塵寰所習

屏念慮

屏音秉謂屏除妄念思慮

劈情卷慾

劈破私情卷除嗜慾

泯智凝神

泯絕世智凝結心神

忘懷澄思

不記情懷澄清思慮如上數事去之可以

然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耳

凡學道者到此心疑影釋之時

故六根總皈一源身心唯一不二既爾則色聲

身心混融體智圓通

結上文意既六根不染身心混融圓通一體

直得貫疎親

不知親已亦不疎物

忘物我

至道不可得以情求其物我之情皆不可不

泯榮辱

安榮恥辱之情而盡泯滅

絕是非

是與不是盡皆絕之

收視返聽

收斂其目返照本源

虛已冥真

空虛我有冥契本真

白醜出於口邊

忘其語言

青草生於舌上

甚如死人

千聖喚不回頭

靈心絕待



百鳥都無尋處

泯相澄神

形同槁木

形體同枯槁之木者無生意也

心若死灰

心若久冷灰者再不起念也

智閑遠水孤峯

莊子云大智閑閑者是從容自得之貌可謂遠水孤峯者雖有形而取之

不可及也

性寂寒潭皎月

性體寂然若寒潭水中之月影雖動而不搖流而不去矣

然後可以盡離不離言之道者也

總結上文意若能如是然後可許爲

離不離言之道

容蹶然而興曰

蹶然速起之貌興者興起之辭

心意甯懷

憊毛孔反悶亂而性暗也甯莫公反心迷而不明也

神慌憐

慌胡廣反忽也憐音母愚昧也

左子之說莫知其所入也

總結上文意悶亂而性暗心迷而不明恍惚愚昧於

子之說法身妙理皆無所知所入也

妙明曰夫何忽哉

何恍惚之有哉

始吾以子爲達矣今子之鄙而至此乎

始初見子爲通達者今逼

忍而無所知者豈不鄙陋而至於此乎

居吾將告汝

居者坐也謂我將此理告之與汝也

吾昔嘗學於魚巖老人

魚巖山名老人卽妙明子秉授法要師詳公是也

三年之內執弟子禮也

三年之間以弟子之禮而侍奉

不敢以一言形是義也

不敢輕用一言問此義也



而魚巖亦不我之告也

魚巖亦不告說與我也

五年之後服勤驅役無不從適

至五年後因服事殷勤驅馳役使無有不

從順而隨適之者也

始得魚巖引而竝席徵申此道少有開覺

於此方得同席而坐

少申道理略有開解知覺

爾後日往而問而不我吝也

於後日每去問而不慳吝於我

而子獨心意迫速而容易於道者乎

豈惟以心逼迫急速容易而便

得此道者乎

客曰若義奈何

若此為之奈何

妙明曰止乎止乎

止者禁約之辭重言止者禁之也

夫捷之愈數而跡之愈多

夫音扶夫者起辭之端數皆音朔謂走愈頻數則跡

蹟愈多

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

言頻數則道轉不相涉也

不處陰而息跡忘言而體道也

莊子云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少

一言辭則道自近矣

向吾所說始之以言言言

向上吾之言辭則以言其六說道之言也

次之以言言無言

次後言辭則用言無言之道也

然未及以無言言無言也

若此則猶未是離無言無說之言也

客曰請聞無言

欲聞無言之道

妙明示之默

良久默然以示無言之道



有間

有少頃間

客曰此離言之道者乎

只此可謂離言之道者乎

妙明不應遂擊几而歌曰

以手擊几而遂歌數日

脩竹搖風兮窻戶冷澄潭浸月兮星斗寒瑤琴無絃

兮曲朗然高山流水兮不須彈

若邵子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

候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自擊几至此歌正顯無言之道

歌罷就枕而臥

於是露盡離言之道學者於此可玩味而自消息之

客離席出戶移時而來曰向之問答理甚隱密不近

請置其說

離其席出於門外過時而來曰若向所言問答之辭其理甚隱而深密不

意且止其說也

佛問雪山修道不云登僊還言成佛其義若何

謂再敢問佛於雪山修道不言成佛仙猶言成佛其義何也

妙明曰道者導也導人至於無爲卽導引之義也

引衆生至於無爲之義也

客曰無爲者何也

無爲之理今何者是

妙明曰向不云乎法身佛者卽無爲也

言法身佛者卽無形無相

無作無爲之妙理也

無爲者

下文形容無爲之妙

之無前

如顏子曰忽然在後是也

之無後

若瞻之在前也



折疑論卷第二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喻舉第四

此篇因言佛經繁而不要以此取譬故曰喻舉

客曰至寶光而不華

至極之寶有光澤而無虛華之色

至辭慤而不飾

慤音却至理之言辭誠慤善而無假莊飾

言約而至者麗

言簡約而至極者美麗

事寡而達者明

事雖寡少而理通達者分明

故珠玉少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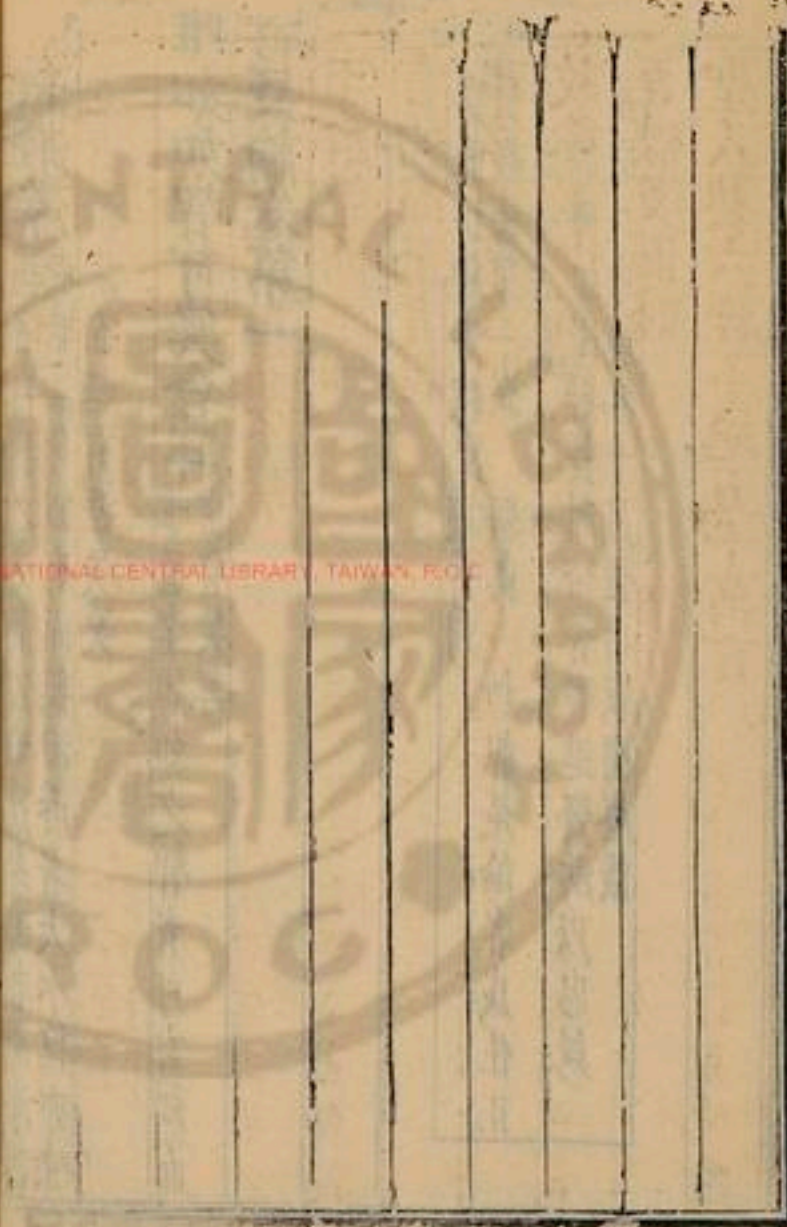
結上文意以珠玉喻儒書故少而貴

瓦礫多而賤

碎瓦小石喻之佛經多而賤矣

聖人製六經不過五十萬言

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



折疑論卷第二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喻舉第四

此篇因言佛經繁而不要以此取譬故曰喻舉

客曰至寶光而不華

至極之寶有光澤而無虛華之色

至辭慤而不飾

慤音却至理之言辭誠慤善而無假莊飾

言約而至者麗

言簡約而至極者美麗

事寡而達者明

事雖寡少而理通達者分明

故珠玉少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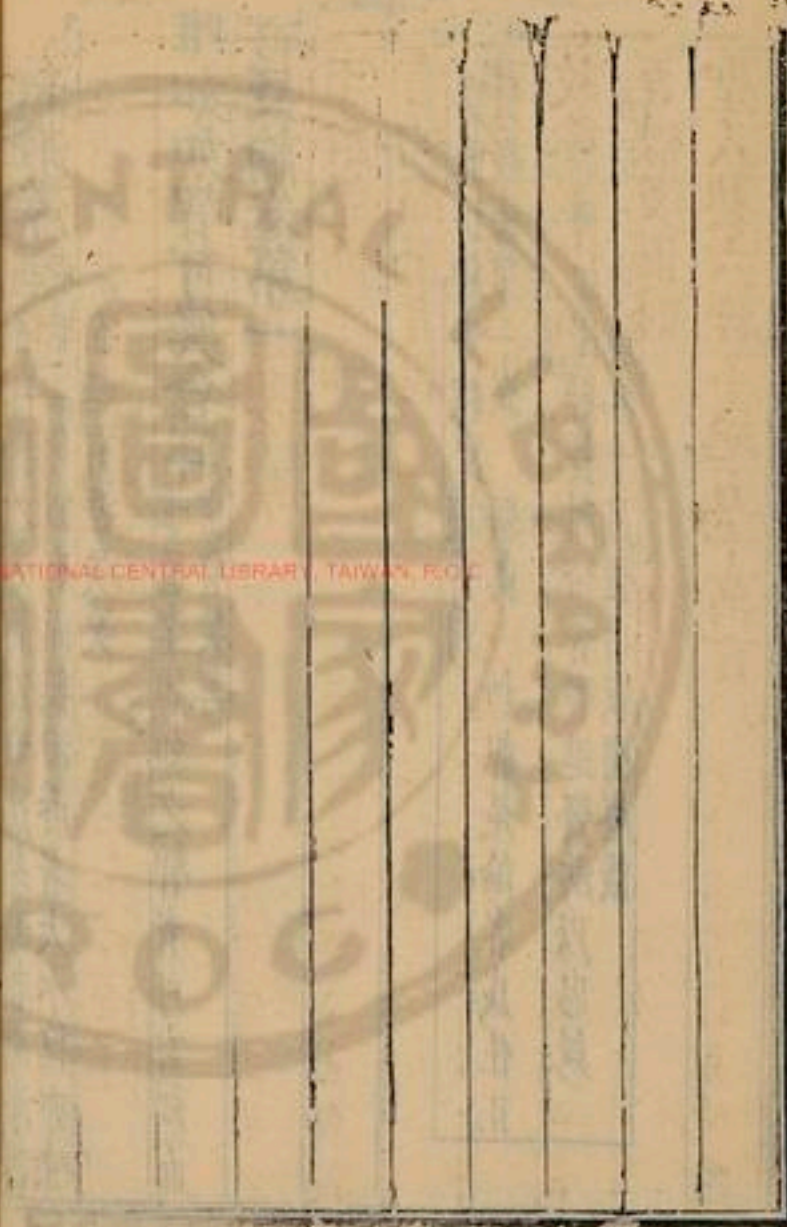
結上文意以珠玉喻儒書故少而貴

瓦礫多而賤

碎瓦小石喻之佛經多而賤矣

聖人製六經不過五十萬言

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



今見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自非一人力所堪能蓋繁而不要也

言佛經萬卷之廣億數之多不是一人用力可觀覽者蓋繁冗而不簡要也

妙明曰孟子云江海異於行潦溪廣也

行潦者雨水聚於道路無源水也江海之水至深至廣比行潦而殊異也

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

邱者土之聚也陵者大阜乃高土阜也泰山東嶽也至高至大比於丘陵故有差別

若大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

孺子說文乳子也若江之遠深海之廣闊而不異於行潦則食乳之子亦可洗濯

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陵其巔

上一陵字丘陵也下一陵字侮也意謂衆

山之高大而不過於丘陵跛羊亦侮戲於巔頂

摩天之翼不居藿葦之莖

藿胡官反摩天之翼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其名爲

鯀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因翅則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藿葦細葦也若大鵬摩天之翼豈於細葦之上而居之哉

吞舟之魚不處谿塘之水

莊子鯀魚大不知幾千里也何難吞舟也豈隱處於

淺溪小塘

剖蚌蛤之腹求明月之珠

明月珠者夜明珠也唯驪龍領下有之照夜如晝若

剖破蚌蛤之肚腹求取明月之珠未之有也

探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

橘逾淮北而爲枳棘者棘探取鸞鳳之卵不亦難乎



必難獲者何也

此結上引下之語

蓋小不容於大而大不處乎小也故萬斛之鼎不可

滿以盂水

盛五斗曰斛鼎者兩耳三足言盛萬斛之鼎豈可一鉢盂之水而能滿之

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流泉

三十斤爲一鈞如三十斤鍾欲容納於長流之水者

無是可也

合抱之木豈適用以蒞茨

二人相圍曰合抱蒞茨蒞蒞草也適相從之義謂合抱之大木豈適於蒞茨而用之

尋尺之棘安能負於廣厦

六尺曰尋棘荆棘也廣厦大屋也言六尺之棘安能

負荷廣大

設器有寬隘

器器皿也結上文斛鼎鍾盂也

量有巨細

亦結上文斛鼎鍾盂各有大小之量也

材有勝劣

亦結上文合抱之木於茅茨尋尺之棘及廣厦故各有勝大劣小而不同也

物有輕重

總結上文意物之重者鼎木厦也物之輕者鍾盂茨棘也

德有厚薄

已上數事喻聖之德也厚喻大乘薄喻小乘

道有淺深

大聖之道故深小聖之道故淺

法有權實

權爲暫設實爲真準

機有大小

權實之教各有大小之機

所處之分未有乖也

乖差於理也復結上文意意寬隘勝劣輕重厚薄淺深權實大小等量各處之分而不可乖違也

且佛之經也

先以譬喻然後形容經之大義



前說億劫之事

如經云過去千萬億劫之事也

後道萬世之要

道言也後言萬世之要妙

至於五始未萌之前

列子天瑞篇曰原天地未判之初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五始混沌而未發萌時也

二儀肇形之際

肇始也易曰太極生兩儀謂始分之際

其遠不可推

佛之所言久遠劫數不可推窮也

其事不可紀

空劫已前之事迹亦不可以紀記也

其微不可握

老子云搏之不得曰微故曰不可握也

其纖不可入

其纖細微妙不可窮入也

佛悉彌綸於廣大之外

悉盡也彌徧也綸理也結上文五始二儀不可推不可記

不可記不可握不可入其數事唯佛盡徧理於天地之外

剖析其窈渺之內

剖析者分破也唯佛能剖破分析於窈渺幽微之內

以至高天無極之上

上至非非想天

厚地無極之下

下至金輪水際

莫不示諸斯乎如指其掌也

示垂也諸於也斯此也總結上文意佛之妙用

廣大之外窈渺之內高天之上厚地之下凡有事物無不盡知故謂垂示於此理如指其手掌中之物也

所明既博文奚為繁

結前萬計億數之言佛既明廣大無窮之事其經文又何為繁

也哉

卷萬言億亦未足為多

重標客言卷萬億言亦未足為多也



何不要之有耶

如上所明之事何謂不簡要之有也耶

豈特以一人力所堪能然後以為得矣

力用一人之力堪可能為

然後稱為簡要所得者矣

譬如渴人飲海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復結上文意卷萬億數之

義譬如極渴之人飲大海之水飽足則止焉知其餘廣大

宗師第五

此篇言古今帝王賢士皆所宗師之故曰宗師

客曰子之所說佛道崇虛至尊至大二帝三王曷不

修之

既為佛之崇高清虛至尊貴而廣大二帝堯舜也三王夏商周也何不修佛之道

孔子老聃何不傳之

夫子老子何不傳佛之道

六經不載其辭

儒教書中不見載佛之言辭

諸子不書其說

儒門諸子等籍亦不見書經所說

且先賢古哲未聞行其道者而子獨好於異耶

結上文古

之聖哲先賢等經諸子等書皆無所宗佛者唯子獨好異端之教也耶

妙明曰子執之固也

子偏執之固蔽者也

書不必孔丘之言合義者從

丘孔子名然孔聖之書理微言極有所未達者

亦不可定用但以合義者亦皆從順者也

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

各醫傳扁鵲古之善醫者曾療號太子返童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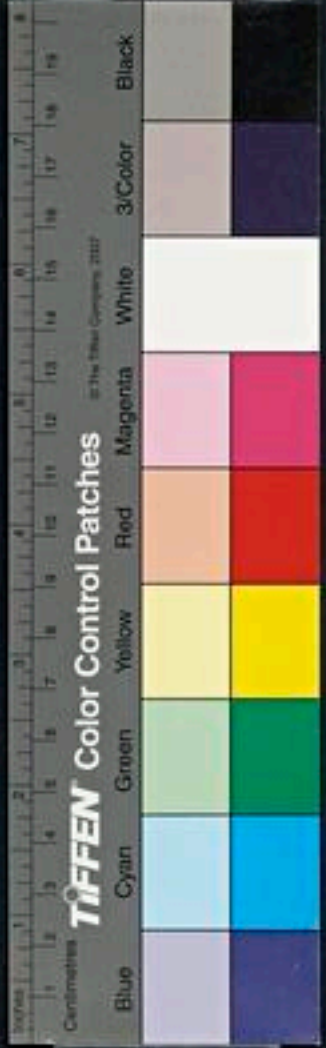
不必定用但能痊愈其病者亦良善也

萬善殊途而同歸

然萬善為者不同一路其善則一也

百慮一致而為善

百般思慮至唯為一善也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

尚書云爲善故不一端而無不可之善泊有所成則同名歸於

善治也

君子集眾善而輔其身

君子者成德之士也凡君子之所作爲惟集積眾善而以

輔助於其身也

卽以何常師有耶

論語公孫朝卽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昔者虞舜師務成唐堯師尹壽

子按老子列仙傳化務成帝舜之時爲尹壽

漢文禮河上

漢文帝禮河上公而求道德二篇也

黃帝拜廣成

黃帝於崆峒山拜求治身之道於廣成

武丁納誨傳巖

傳巖卽傳說也武丁卽商高宗尚書說命篇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

說音悅

太甲投誠伊尹

尚書太甲乃湯孫至昏者也湯三聘伊尹爲相後以阿衡之任放逐太甲

於桐宮帝悔過修德既成後立號太宗也

文王尊呂望

史記文王爲西伯時一日夢飛熊之兆卜之於渭水之陽將大德焉天與汝師

以之佐昌齋三日渭水果得呂望勞而問之乃載以歸立爲太公望

仲尼學老聃

家語適周篇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孔子將行與南宮敬叔曰吾師老聃博

古之今者也

豈但見載於六經然後以從其學也

此標客言以結上文意如上諸

聖昔有其師豈直待載於六經然後從而爲學也



佛既生周昭王時法化未來此土暨漢明帝永平十

年聲教漸始流入中區

史記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四月八日夜夢金人長丈六放

大光明次日問羣臣丞相韓憲奏曰此西方聖人也周朝備云千年之後教來此土帝悅遣蔡愔等一十八人齋敷西國尋訪聖典至流沙遇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箱永平十年十月到於洛陽帝大悅重賞譯經必時方流入中國

且二帝三王時殊代異隔而不修

二帝三王與佛時世不同遠隔邦域

故不修佛道也

仲尼伯陽審無受器知而不傳

仲尼夫子也伯陽老子也孔老二聖審無

受道之器而無可傳者故知而不傳也

諸子未逢豈敢言也

周秦之時佛法未來諸子豈敢

夫如是奚二帝三王孔子老聃傳習記載之有耶

結上文意

厥後白馬經來

厥者其也

赤烏僧至

三國志吳王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僧會至顯大神異王禮事之

蘭騰道揚於明帝

三寶錄云漢明帝摩騰竺法蘭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

表咸佛帝命二教於白馬寺以二教經置於二臺同時舉火道教皆毀唯佛典獨存於時君臣愕然愈加崇奉

僧會德被於孫權

三國志孫權吳王也時康僧既至廣陳如來之玄妙王求舍利立壇

祈三七乃至王試真爲火焚碁鍵俱無所損王遂建浮圖

隋文稽顙曇延

稽顙也額頰也隋史高僧傳曇延法師中條山西宮寺僧隋文帝同羣與



帝以師禮之拜封爲國師

梁武投誠寶誌

梁史僧寶誌卽誌公也梁武帝投禮

李唐傾心玄奘

慈恩傳唐太宗真觀年間法師西天求教回親迎於儀鳳殿對言西域勝境奉詔於洪福寺譯經帝及公卿國戚皆傾心禮也

姚秦拜普羅什

釋氏通鑑姚秦卽姚興也都長安因討愷慈得羅什於終南山賜立逍遙園繇譯衆經乃以香華敬禮待之合國王臣事禮也

苻堅禮敬道安

五代史僧寶傳苻堅剋襄陽得道安法師同輦載返爲師禮之恩渥甚厚齊王師崇上統三年受上統法師朝中大臣無不致禮形報德寺請師居之

裴相了心於黃蘗

傳燈裴相諱休字公美京兆人出剡使端州詣高安寺因問黃蘗壁

昌黎求法於大顛

間畫者何也藥曰高僧真儀休曰其儀可觀高僧何在藥高聲云裴公公諾曰在甚麼處休卽有悟府護國寺卽今法門寺迎佛骨於內宮供養愈上表謗佛帝欲誅之裴度等謀取於潮州聞大顛親詣求法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乞師指示良久愈罔措侍者三平敲禪牀一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愈云師門風高峻於侍者處得箇入路

李翱道問藥山

傳燈云李翱字習之唐賢臣出守豐州問藥山惟儼禪師道風一日謁見師不顧公曰見面不如聞名便退師云尚書何得貴耳而賤目公遂拜而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淨瓶曰會麼公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公於言下有省

山谷禪參佛印

傳燈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宋哲宗元祐間丁憂在家嘗詣黃龍山晦堂禪師處一日舉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於是請公詮任晦堂不然其說公怒愀然時當暑退問公聞木樨華香乎公曰聞晦曰吾無隱乎爾公頓然領悟

晉王虔恭慧遠

師禮之

晉史釋鑑晉孝武帝大元年間聞遠公法師道風帝幸于山修東林寺以

宋文致敬求那

釋鑑五代時宋文帝元嘉年間帝見求那般摩法師云弟子常欲齋戒不

遂望師教之師曰帝王與匹夫修之各異匹夫身賤名劣帝王乃四海為家與萬民為王不殺之德亦為重矣帝曰師言真為開悟人心明達物理帝深敬仰

蕭衍詣寺捨身

史記衍即梁武帝名三入金田捨身羣臣以百萬金珠贖帝歸朝

丹霞迴途選佛

傳燈丹霞唐文宗時人因儒長安應舉選僧曰選官何如選佛霞詣江西

笑

而子復云未聞行其道者何蔽也哉

蔽障也自堯舜至漢唐宋以來

聖君賢臣高士明儒行此道者略舉以曉之予何不聞而自障蔽也

自古賢哲莫不匿跡佛書棲心祖道豈予獨好於異

乎自古至今賢能聖哲無不匿踪跡於佛之經書潛精心意於祖道豈今我之獨好異端者乎

通相第六

此篇通明佛之妙相故曰通相

客曰子言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異人之甚耶

客擬第二篇中之事故重徵疑

始富子之說非實之然乎

始將也客曰子將豐富汝教之言以答者不是誠實之然者乎



妙明曰不然 不然其說

昔者伏羲虺身 伏羲外傳曰伏羲生而虺身有鱗甲

神農牛首 神農外傳曰神農頭生兩角如牛

堯眉八彩 堯外傳曰淮南子曰堯眉有八般彩色

舜目重瞳 舜外傳曰淮南子云舜兩眼有重瞳

文王四乳 文王外傳曰周文王留生四乳

周公背僂 周公外傳曰周公背隆起者醫病也

皐陶馬喙 皐陶外傳曰陶音姚喙 稷切舜賢臣也

夏禹虎鼻 夏禹外傳曰夏禹鼻如虎

仲尼天賦澍德 孔子外傳曰仲尼孔子字乃天命 澍善之賢全德者聖德也

其眉如堯其目如舜其背如禹老子宿蘊異質生而

皓首 老子外傳曰老子宿世蘊積格異形質生而白髮

老而童顏 白髮似老童子顏容

耳漫而大聃而無輪 耳漫長大而無輪廓論曰聃

此皆異人之狀何獨異佛之問耶 如上所引歷代聖賢皆有異常之相

狀何獨疑佛之異相為問也耶

是以聖人具非常之狀而有非常之德 觀夫聖賢具

狀亦有非常人之德行也

豈直與天下匹夫匹婦之為類也 豈特與普天之下

一匹之愚夫一匹之愚婦常流俗輩同類而為列也



而子所問可謂局矣

如子之所問可為偏執局量者矣

論孝第七

此篇全言為孝故曰論孝

客曰孝經以四事不毀為德之本

四事者身體髮膚也人之一身四體

毛髮及其皮膚皆父母所生不敢毀傷者言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為德之本也

論語以三事無違為孝之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也

夫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也樊遲曰未達故謂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故者指義也

也曾子疾之臨終使弟子開其衾被而視之手足

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

之曰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之

沙門

梵語沙門此云勤息

剃除鬚髮不守全軀何違聖之不孝耶

妙明曰不然

不然此理也

昔者泰伯被髮文身可謂毀傷矣而仲尼稱其至德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讓不嗣位剪髮文身之於吳其弟仲雍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剪髮文身孔子何不責其不孝以稱其至德

豫讓漆身

史記豫讓晉人先事范中行氏後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讓欲報讎漆身為癩吞炭

為啞五殺不中後仗劍而死

荆軻義死

刺客傳荆軻齊人之燕樊太子丹使軻入秦為刺客不中遂死於秦



介子焚軀

晉文公既即位子推無爵遂去之綿山文公召不出以火烈山林擬逼而出子推守節伏火而死

夷齊自餓毀之至也而六經子史未聞譏其不孝

以秦

孝之言順也

伯豫讓荆軻子推夷齊等皆自毀其身而目觀六經子史未聞見責其不孝反以至德而稱者何也從順父母之正令為言孝順也

善事父母之為孝

惟善能事奉父母之為孝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

天地未判混沌乃一元氣未分之前孝道之理已在其中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

既分天地之後其孝塞乎於天地之間縱橫於四海之內

罔不至夫醇醇之孝

罔無也醇醇厚也人生天地間無有不至於醇醇厚之孝也

明乎無始

故孝道發萌於無始之際

親親之道涉乎有為

上一親字是尊愛之義下一親字指父母言故尊親之道而涉

一乎於有作為也

古者包犧氏之時以無為之道化利天下

史記包犧氏即伏羲也

也謂上古三皇之時用無為無作化道於天下也

而民質朴

上古之人質朴敦厚

不知有出告反面之道冬溫夏清之儀

告音孤申上文禮記云出

必告註以知去處也反必面註回家見於親不敢使親之有望也冬則令暖父母之枕席夏則扇清枕席之以涼上古之時皆無此儀

豈能全三事之無違四體之不毀者乎

結上文泰伯

推夷齊等皆載史書以賢聖之德而稱何曾由守三事四體之稱贊也耶



而先聖後聖無處言時民之弗孝也

復結上文意先聖後聖指上古

中古而言謂六經諸史並不見定言時民之不孝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德者福慧仁慈之謂也

德者得也謂得

乎善美正大純一之稱福者安享顯榮百順之義慧者性通理解曉達之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慈者柔善寬容於物

又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論語有子所言善事父母之謂孝善事兄長之謂弟爲仁者猶言行仁也歟

仁者愛人利物之稱又仁者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合

忍謂之曰仁

中庸仁者人之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又好生惡殺之謂仁好生者好愛於其生

傷也惡殺者嫌惡也見殺則不忍於其殺物也含忍爲仁者蓋仁心積久而廣大一切善惡則不能

動其心是謂含忍也此深明爲仁之理也

如數罟不入於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孟子數音促罟音古汚音

鳥數密也罟網也古者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方許入山林

非其時伐一木非孝也非其時殺一獸非孝也

禮記曾子

曰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夫子曰斷音短斷一木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故君子廣仁愛之心於草木禽獸尚不忍害何況於人乎

是以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

孟子曰齊宣王爨鐘以羊易牛二者得其兩全無害以爲仁之稱也聲謂將死

而哀鳴也蓋人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不可施於見聞

至於孔鈞不綱

論語語綱網之大繩屬音獨綱絕流而魚者是也孔子少貧賤爲養生與祭



或不得已而釣也

殷湯改祝

史記商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註嘻歎辭盡之矣去其三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其禽獸也

雖皆形於含忍而猶未及大慈普覆於生靈也

謂孔子釣

而不綱殷湯改祝孟子見生聞聲皆有含忍尚猶未及吾佛之大慈普覆護一切生靈也

而我竺乾大聖人

乾天也西天有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大聖人者佛也

其仁慈含忍特越常倫

特異也越過也佛之仁慈含忍超越尋常倫類

以四方六合之中

東西南北曰四方兼之上下曰六合

八紘九圍之內

八紘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者即緣連也八紘之外有八紘八紘者

四方四維也文選註云紘者綱也紀也爲天下方位之綱紀東方之紘曰桑野東走之紘曰衆安南

方之紘曰反聲西南方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天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東北

方之紘曰方土九圍者乃禹分九州即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

飛空走陸

飛空者飛鳥也走陸者走獸也

具識含情

六道四生之中皆有情識

鱗甲羽毛

鱗甲龍魚及蛇類也羽者禽鳥也毛者走獸之類也

血器之品

無論大小有情識者皆屬血氣品類

悉以等慈戒而不殺

結上文一切有情盡皆等慈戒而不殺

故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佛觀

一切男女即作父母之想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

佛意生生世世皆從父母所生故觀一切男女如父母是



也

故六道衆生皆是父母

六道者天人阿脩羅地獄餓鬼傍生凡六道中男女等恐

有先世之父母皆作父母之想也

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即殺我父母者謂殺多劫

已來所生我之父母或有宿報而墮於此類若今經而食之者惡然也亦殺我故身者或殺我前生會墮此類今若殺者亦如殺我故身也

出家人戒律有明文不殺生草而況於有情乎

律中云昔

有比丘被賊劫奪衣物悉盡賊知佛子愛護生草守戒不殺恐後遂將比丘繫於草上其僧竟日不敢動移後遇其人釋而去之生草尚爾何況於有情者乎

以是論之則麤細之行顯然

麤行者孟子等言也細行者如來之行也

而權實之道彰矣

權實之意註見在前

夫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禮記內訓

曾子曰養親以養志爲先樂其心謂順適其心故樂而無憂也志則心之發動有所欲矣故又當先以意誠使無違逆也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

安其寢處

禮記昏定所以安其寢也晨省所以安其處也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終身

禮記謂孝子終身之終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禮記謂自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

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禮記父母所當愛之犬馬猶不敢輕賤之況父母所愛之

人乎



公明儀

曾子弟子

問於曾子曰夫子

即稱曾子

可謂孝矣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曾子聞公明儀所言夫子

可以為孝乎故曾子未敢承當為孝之道

夫先意承志

先音線先之意行在父母意前承謂承順父母之志也

示父母於道可謂孝矣

以聖人之道指示父母行之則可謂孝矣

參直養者也焉得為孝乎

參曾子名曾子自稱其名參直養事者夫孝者尊親

嚴又配天也焉敢稱於孝乎

謂我沙門示父母以福善

垂示父母以福善乃成德之所基

行之而不輟

不輟謂行而不止者也

漸除生死永息輪迴

漸除去生死之因永息輪迴之苦

絕恩愛河竭煩惱海

漸除攀緣恩愛之河枯竭無明煩惱之海

脫形軀於假聚得果報之真實

脫離幻化身形體軀虛假血氣之聚得其

無上善果真淨實際之位

豈小補哉

如上脫離假聚了達真實焉豈稱為小補哉

且父母有非行而子能爭之使不陷於不義猶得為

孝

孝經云父母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謂此也而猶得稱為孝焉

奚況脫離於惡道獲證於善果而已矣

結上文意使父母不陷於

不義猶稱為孝也又何況化父母為善脫離於惡道得證善果而已

今我沙門剃髮剪鬚絕名棄利

剃除鬚髮者謂捨世間之形而絕虛名絕



薄利也

遠榮辱去浮華

有榮必有辱故遠於榮辱去除世間虛偽之浮華也

道慕無爲心遊物外

修慕無作無爲自然之道心優游於萬物之表也

方焚身自害者亦以遠矣

方比也若沙門剃除鬚髮而爲不孝若比之介子推豫讓荆軻秦伯夷齊等焚身自害者遠之遠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論語子張所謂士者見危致命者能於當死而必死

言義死者

忘身取義者也

不愛其身

既忘身取義者故不愛戀其身

是以君子之道事不必果唯義所在

唯獨取義之所在也

苟徇小道而棄大德則賢者之所不爲也昔商王受

尚書受紂王名諡法殘義損善曰紂

無道兇殘暴慢酷虐

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由不仁乎仁政曰無道也暴惡傷害曰兇殘猛驟傲怠曰暴慢苛法濫刑曰酷虐

剝剔孕婦

剝音枯剖比于妻以視其胎

焚炙忠良

不擇賢士忠良以火焚而炭炙

行炮烙之刑

銅柱以膏塗之下加炭火使有辜者緣而紂與妲姬以爲大樂是謂炮烙之刑

斲朝涉之脛

斲音斲冬月晨朝觀涉過水者怯寒者謂脛骨髓不滿斲折而看驗也

酒盈池肉盈林

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形相逐於其間

內荒其色

宮中立九市寵妲姬荒亂淫色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也

外廢其政

廢壞也政正也以正理立典常法則曰正也由內荒色欲而外廢壞其國政也



極人間之富貴

極盡人間富貴欲樂者也

恣身外之驕奢

恣縱身外越分驕怠之奢侈

微子佯狂而去之

微子紂庶兄也因紂無道數諫不從則佯狂而去之

箕子爲之奴

箕子紂之伯父殷帝乙之子諫而不聽被髮作任而爲奴

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腹而死

比干紂對父也直言諫紂紂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腹觀心而死

此亦不守全軀何不孝之可責耶

若比干等被髮剖

者何不諫責不孝也耶

而孔子稱之以仁

夫子皆稱之仁人也

豈直以全一身之鬚髮然後稱之爲孝者乎

結上文意豈徒

凡全一身鬚髮而後稱許爲孝者乎

是以聖人因事而立制理無常守

自古聖人因其事而設立制度其理

雖設而固無常守者也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成德之士不著於器量也

言器者各周其用

如車不可爲船舟不可爲車也

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特非一材一藝而已君子所以

不器者無不施爲也

語云致遠恐泥

論語子夏謂泥者不通也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塞泥也

此聖人之所病也

病患也因此聖人憂患泥事不通也

猶孟孫等四人問孝詞同而答異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



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此謂問孝之言詞皆同天子所答而有別異也

蓋以隨其器而授其道也

論語孟懿子即告衆人者語孟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語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語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器之高下於其所失而告之有不同由是隨其器而授之其道也

又奚得以體而可局哉

三教聖人各立門風其當行授之又何得用一體而可局量也哉

是以智士仁人不封著於名句也

智慧達士德行仁人不定封號著於名相語句以偏枯局量為例也

若子之問誠為近矣

若子之所問誠實為淺近而矣

拒毀第八

此篇因有所疑以抵拒之故曰拒毀

客曰延福莫過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

莫無也欲延長於福者無能超過繼續於後嗣欲莫不稱為不孝者無過不絕於後嗣也

美玩莫過於珠玉麗飾莫過於幣帛

嘉美玩好者莫過於珍珠金玉美麗莊飾者莫過於幣段絹帛引喻之辭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

倫之道莫大於此

人倫之道續後為大

今見沙門棄妻子捐貨財

棄捐貨殖家財

何違福孝之行遠資身之道耶

因何違逆福祐孝順之善行遠離資助其



身之大道耶

妙明曰子言過矣。夫妻子者身之餘。妻子爲身外之餘貨財者道之餘。貨財爲道外之餘也

是以愛念情慾身之害也。妻子貨財偏愛妄念動情之患害也

澄鑑清淨道之妙也。澄鑑者明鏡也言心若清淨之明鏡實爲至道之玄妙也

且前有金玉後有兕虎人必捨而走不敢取之何也

以其先命而後利也。兕音寺似牛一角身重千斤以前面雖有金銀珠玉其後或有兕虎故人必定棄捨而走不敢取前而金玉者何爲然也蓋先愛性命然後可以樂財利也

老子云身與貨孰多。欲厚其身必薄其利

得與失孰病。欲去其病先忘其得

是故甚愛必大廢。愛之愈甚廢之愈大

多藏必厚亡。既藏所多必有厚亡之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始危也可行可止則不危其身故曰知足不辱漢疏廣曰賢而

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故曰知止不始

可以長久。達此數句之義可以保身命之長久

又曰罪莫大於可欲。可許可也欲貪欲也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爲務若也許欲

者其罪更無大於此

禍莫大於不知足。貪不義之財而無厭足者禍患無過於此



答莫大於欲得

答缺咎也。子曰戒之在得。得貪欲也。貪欲不止。殃咎必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滿堂。

非貪愛而能得古德云。貪財莫若不貪財。只爲貪財。天降災。貪得財來人不在。何如人在不貪財。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驕矜肆也。咎殃也。凡居富貴之位。不守其分。而馳騁富貴。驕傲者。乃自遺棄其位。而反招殃咎也。

子獨不聞乎。且性命之於人。重於泰山。

天地之間萬物之類。最貴。

重者人之性命也。故以泰山喻之也。

妻財之於人。輕於秋毫。

毫毛也。唯秋毫極微極細。妻財非不貴也。有我則常用。我既已亡其妻財。非我所有。故喻秋毫之輕也。

其澄鑑清淨。愛念情慾。亦以類矣。

結上文意。以其澄鑑清淨。則愛念情慾亦以同一類矣。

慾亦以同一類矣。

是以聖人急其所大。而緩其所小。先其所重。而後其

所輕。

急其所大者。澄鑑清淨也。緩其所小者。愛念情慾也。先其所重者。性命也。故重其性命。若泰山。後其所輕者。妻財也。故輕其妻財。若秋毫。是也。

誰有智者。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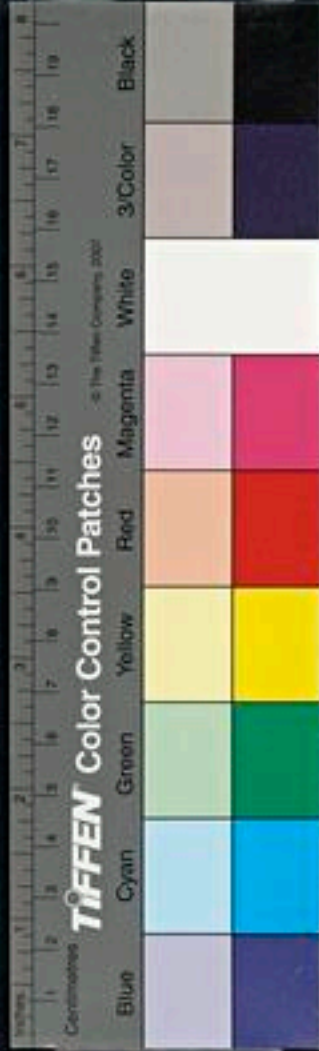
也。言誰既爲有智之士。豈能損其所厚之生命。而反趣向於其所薄之微利者乎。

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者。不孝也。而我沙門棄妻

捐財。於是道也。可謂符合矣。奚反以不孝而見責也。

夫學佛者。了世道之浮脆。明時事之臧否。

臧善也。否惡也。虛偽不實。謂之脆。謂學佛者。先了世道不實不堅之事。然後而明察乎當時事務善惡之理也。



崇德履道

誠信崇德履踐聖道

去慝立身

去上聲除也慝惡也若去除惡而後可立身也

止暴慢以慈柔

禁止凶暴傲慢用行慈善柔和

制凶彊以忍順

制服凶惡剛彊而行柔忍和順

莫不使人御善慶以達無爲

莫無也御進也結上文數句若依此而行之則

無非使人進善慶而通達無爲自然之道也

憑福孝以超有漏

憑依託也超越也漏滲漏也重舉上文意所行則依之以福德託之

以孝道必能超越至無滲漏之果位也

近光祖禰

近則光顯於祖宗先禰

遠歷菩提

歷近造也遠猶到也遠則造近於菩提

其福孝之大無逾此也

逾越也凡爲福孝之大端無能逾越光顯祖禰造歷菩提

之爲極致者也

夫何惑哉

如上所言夫何惑也哉

在昔夷齊不嗣巢許無後

夷齊餓死於首陽巢許隱跡於箕岫皆無後嗣也

而仲尼稱其賢

論語子貢曰伯夷於齊何人也子貢古之賢人也

未聞譏其非孝也今之沙門拋塵俗之纏縛尚物外

之清虛

今之僧人拋棄塵世冤債之纏縛高尚於萬物之外務清虛無爲之道

趣不往不來之方

趣平聲入也趣入不去不來真淨之大方

求無滅無生之理

以求無死無生之妙理

方之夷齊巢許之道亦以遠矣

總結上文意若沙門所行之道比方於夷



齊許由之道亦無高遠矣

夫如是豈違福孝之行也哉

夫如此所行之道豈違背於福孝也哉

折疑論卷第二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折疑論第二卷

安城釋道清對長洲徐普書澄謀徐延祥刻
萬曆己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卷第三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評議第九

此篇評論禮儀之節故曰評儀

客曰黃帝垂衣而縉紳之服備

聖於世間而化利天下也故衣冠始治於

黃帝

素王制禮而曲躬之貌形焉

素空也言孔子有君師之德無君師之位左傳

戶云夫子作春秋為素王左丘明傳春秋為素臣故禮樂始興於孔子

服為三德之初

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道三德惟服最先故曰初

貌列五事之首

尚書云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註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齊許由之道亦無高遠矣

夫如是豈違福孝之行也哉

夫如此所行之道豈違背於福孝也哉

折疑論卷第二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折疑論第二卷

安城釋道清對長洲徐普書澄謀徐延祥刻
萬曆己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卷第三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評議第九

此篇評論禮儀之節故曰評儀

客曰黃帝垂衣而縉紳之服備

聖於世間而化利天下也故衣冠始治於

黃帝

素王制禮而曲躬之貌形焉

素空也言孔子有君師之德無君師之位左傳

戶云夫子作春秋為素王左丘明傳春秋為素臣故禮樂始興於孔子

服為三德之初

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道三德惟服最先故曰初

貌列五事之首

尚書云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註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子路遇難不忌結纓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五事惟貌最先故曰首纓繫冠之帶也子路遇衛太子難結纓正冠而死雖困而不廢其冠冕

原憲雖貧不離華冕原憲魯人貧居破屋常戴其冠子貢過之曰病甚憲曰吾聞無財為貧道不行為病吾貧也非病也

令之沙門剃鬚髮衣緇袍衣音義穿也緇黑色袍大

外無跪起之儀內絕温恭之禮先王之制得不違乎於君王處無跪拜之禮儀內於父母處無温和恭敬之禮貌將其古先哲王制作之法不行焉得

妙時曰甚矣子之不逢也甚過也此責客問甚不通

古者虺身虺鼻之君牛首龍鱗之聖伏義虺身龍鱗禹王虎鼻神農

牛首皆聖君也

啖羶飲臭啖食也羶腥也臭肉之壞也燧人氏以前無火人以生肉新血而為食今祭祀用牲

衣羽衣皮俱去聲黃帝已上未有衣服皆用禽獸毛羽皮為衣

夏則居櫓巢櫓音曾鳥巢也上古聖人無屋夏則居鳥巢

冬則居營窟營造作也冬則居造作窟穴而住

道崇質朴論道也則崇敬

德尚清虛論德也則尊尚於清虛無為也

未知温恭跪起之儀不識章甫縉紳之美章甫禮冠



故宓義被髮而足不躡履

被髮跣足

神農露頂而首不加冠

頭無冠冕

當是時豈有簪纓冕服之飾也哉

結上文皆是聖德之君無為之道化

利天下焉有簪纓冕袞服而為莊飾也哉

而六經諸子稱其至德未聞以冠冕之闕責其非理

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

冠上去聲下平聲問舜帝戴何

冠也

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吾子不對其意何耶

寡少也此

國君謙辭言少也

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方思其所對而對之

子曰

因見公問其語不大方纔思其所對之辭

公曰奚為非大

公言何為不大

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

惡音悞嫌也舜為君以德

化民好愛生成嫌惡殺戮

其政任賢而去不肖

去上聲不肖不賢也行政則選任賢德去其不賢

明竝日月

德明比竝如日月也

化行若神

風化大行感應如神

龜鳳呈祥麟龍吐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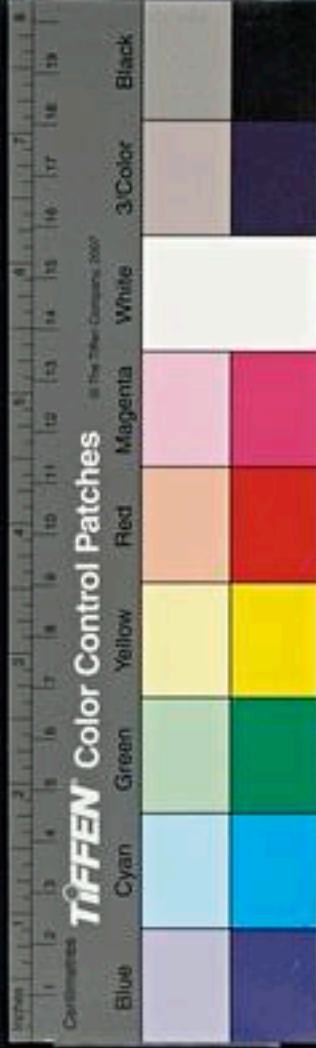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王者之嘉瑞國有聖王則現

公獨以冠冕而問故非大也

若冠冕之問不是國政之大事也

夫如是則道德禮樂在乎人之所為也

蓋道德禮樂皆在當時人



君之所作為也

非章甫冠冕之所致也老子云失道而後德道自然也德猶

得也道衰以德化之故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仁者有愛利之心故德衰以行仁故曰

失仁而後義義者有斷制之心仁心衰而以行義故曰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有強民之意由義衰而用禮故曰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言禮者非合無為之道也故老子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言不務其內而修飾其外故

是以聖德之君用無為之道化利天下上古有道聖德之君用無

作無為之道化美於天下由道亡德失而後尚仁至於仁云而義失又則尚其禮也故老子所言禮者身外莊飾之虛偽也

奚拘於禮節乎何拘執於禮貌小節之莊飾者乎

禮者敬而已矣禮者恭敬之儀已矣

敬在乎心故敬之禮出乎本心

而非在乎冠冕也不是冠冕能生敬禮也

夫聖人之道豈直局於儀飾而已矣夫上古聖君川欲德賢朴行道以化民豈直以局在冠冕儀飾而已矣

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若遺其本而專其末豈禮樂之謂哉

禮主敬非但崇於玉帛所貴乎安上治民也禮所以



定民治故安上治民莫加於禮

樂主和非獨在於鐘鼓所貴乎移風易俗也

樂所以
在治而

和民聲故移風易俗莫加於樂

故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君子者成德之稱不
以微小之知可許受

之以大也

然聖人所制歷代服飾以中國之民行中國之禮者

雖不可廢也

黃帝制衣服周公制禮樂以此莊飾化
利中國之民行中國之禮然雖不可以

廢之

而為離塵之士蹈象外之高行者又奚能做之哉

高蹈

階也做者詩角弓章云爾之教矣民肯効矣註曰
王位以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教則民効其甚速若

高塵寰之高士萬象之外而行高遠之行又奚
能做効此曲躬冠冕之禮以局哉

且鄙生長揖於帝高

漢高祖嘗詔秦之隱士躡生名
食其至賜晏罷已見侍女為帝

洗足以帝不重賢遂不拜長揖而曰謝筵中之正
座食音異其音甚

許由拒命於帝堯

莊子讓王篇堯讓天下與許由由
拒命不至

河上坐見漢文

列傳漢文帝好道德嘗反使問義
於河上公公曰道高德貴不可逢聞

後帝親幸其庵河上坐見於帝

諸葛臥傲先主

史記諸葛孔明隱居南陽草廬徐庶
薦於先主先主往見孔明睡而不起

斯皆道光四海德被諸方自古稱之以為高尚

尚猶
上也

亦未見以跪起之闕責其非儀也

闕少也此標前之
所問謂已上數人

亦未見跪起之闕少責其非儀也



今之沙門道崇散信志慕無為今之僧人習佛祖之風道崇高遠而敦厚

內不禮家君家君父也

外不拜人主人王者國王也

乃河上之輩亦以類矣有德高僧比河上之等輩亦皆同類矣

以此觀之自古賢德猶有高居井里嘯傲雲山孟子九百

天子莫得而臣王侯莫得而友禮記儒行篇曰儒有

禮儀制度不可得而拘也結上文天子莫得臣諸侯

禮儀制度不可得而拘也結上文天子莫得臣諸侯

禮儀制度不可得而拘也結上文天子莫得臣諸侯

禮儀制度也禮儀制度也

而況象外之教乎何況沙門乃出塵象外之聖教者

是以君子隨其所宜無適不可是故君子惟義是從

不可也不可也

豈區區冠冕禮儀而能禦哉區區小貌

舉問第十此篇舉喻異事而問故曰舉問也

客曰季路問事鬼神季路子路也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論語註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

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

所以深告之也



此聖人所絕也

此孔聖人絕不言之事也

今佛教輒說生死往來之事鬼神報應之徵

今釋教專說生死往來虛誕之事

言恐此非聖哲之語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書云知之曰明哲謂知道者也

故容曰我恐此佛之道不是聖哲真誠之語也

夫履道者當含和蘊素

夫行履此道者當要包含冲和蘊積純素

篤信務實

篤者純厚也信者誠實也務者專力也誠者誠信無妄之謂唯純厚誠而務實也

何必說生死以亂其心言鬼神而惑其志也

若含和信務實者又何用談說生死而亂其心言也

妙明曰子之所言可謂見外而未見其內

責容口外能見他外

發中說生死鬼神之事不見自己教中亦有所言之事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也太極圖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註曰始處是生言生之初終處是已言已定說死

求近而不求其遠也

只求淺近之事而不求深遠之理也

以子路性氣剛烈暴戾馮河不善攝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

馮音平以子路躁性勇氣剛彊猛烈暴戾者空拳而搏也馮河者非舟而度也不善權攝

輔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責子路之辭也

胃臆崛起

崛魚勿切特起之意謂子路胃臆高起縱肆之貌

言無卑讓

人事尚然不能如何能知鬼神之事

是孔子抑而過之豈盡實之言乎

孔子抑按止絕而進過之意豈是實



無鬼神之說乎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論語孔子謂非其鬼者謂不當祭之鬼如祭之

神曰鬼

伸而生之為神曲而死之為鬼

鬼之言歸也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人之魘鬼所歸往也

春秋左傳曰人生始化為魘既生鬼陽曰魘淮南子曰天氣為

魘地氣為鬼禮記曰魘氣歸於天體鬼復於地蓋魘者神也陽也氣也鬼者精也陰也形也結上文人之魘鬼所歸而往反者也

言其非祖考鬼神而祭者諂求也

祖及父亡之皆謂為考言不是自己

諂考之鬼神祭之者諂求也

又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三年喪畢神主以立於家廟以鬼神之禮於春秋之

時而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春之雨露既濡秋之霜露既降皆舉祭祀之禮由寒暑變移展

其孝思也

又曰生時愛敬

父母在生則事之以愛敬

死事哀戚

父母既死則事之以哀戚

又曰喪則致其哀

父母死喪則致其哀戚

祭則致其嚴

歲時祭祀則盡其嚴肅

又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后稷周公始祖昔者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

以始祖后稷則配天享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文王周公父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因祭

上帝於明堂乃尊父以配享之此宗廟文王嚴父以配上帝也

又曰生則親安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懽心則父母生而安其榮養

祭則鬼享之

父母死而為鬼則享其祭祀也

又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事天明即父乃合天道也事地察即母乃合地道也

既有是孝則天地神明之理甚彰著矣

又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能致敬於宗廟則宗廟鬼神之理甚彰著矣

孝悌之致通於神明

孝悌之道致其所至幽則可以感通於神明

又曰生事之以禮

父母生存則愛敬以禮

死葬之以禮

父母既亡則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

父母既葬則祭之以禮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間去聲非薄也

論語孔子謂禹王所行之事吾無指點有罅隙能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潔薄自口體厚祀鬼神也

禮記有祭統祭儀唯言配天祀帝享祖嚴親奉神事

鬼之道

結上文意禮記中有祭之儀軌今以引之而為證唯者獨也不謂獨祀上帝享祖宗祭神

奉鬼之道非也只是責子路氣質剛勇不能辭讓誠意之辭

豈絕人事神鬼而知生死哉子獨不知之乎

責客獨不知此

理者乎

但孔聖言其髣髴

但以夫子之言略有彷彿相似而已

如來剖其幽微明發因果備陳報應植善崇福種惡



獲殃派天下以歸其善

如來之教能剖發明因果之實備細陳白種植善因判於

幽深微細則崇敬於福報之應種種惡因則自得於殃禍之應以此分派天下之事莫不歸於善道也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云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此善惡報應之說甚分明矣

豈獨以佛家好言鬼神事乎

結上文意豈獨以吾佛好說善惡鬼神報應之

事乎

夫如是何儒釋相違之有哉

如上皆孔子之教明其生事死葬祀天祀帝享

祖嚴親奉鬼神之道若此則儒釋之教何有相違特也哉

解域第十一

此篇以別夷夏之域而不同故曰解域也

容曰仲尼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古無字論語

謂且夷狄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分蓋孔子錫時君之亂而歎也雖有其君不行其道非實無也

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此責陳相許行

用諸夏之禮儀變為蠻夷者也

且吾子曩時學二帝三王之道六經諸子之書今更

捨之反學西域之言不亦陋乎

反者不合也反以學西域佛之言教為之

鄙陋者乎

妙明曰吾昔未見大聖人微旨之時亦嘗出此語與

子所見不相遠也今則不然若子可謂知禮樂之華

而聞道德之實窺燭火之照而未覩日月之明也

聞



也昧也燭火者小火把也今若許子可為曉知禮樂之光華而闇昧道德之真實者何異莊子云日既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照也不亦難乎謂客之所見於小火而未見日月之明也

孔子所語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意有

所主理非決然謂孔子傷昔時人君之亂而壞禮孟子所言許行陳相之見反變為蠻夷

昔孔子欲居九夷論語注東方有九種夷後漢東夷傳曰賦夷於東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乃明乘桴浮於海之意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居之則化何鄙陋之有

及仲尼周流天下而時君莫行其道及至夫子周流先王之仁政故當時國君皆無行其道者

孟子思濟斯民而諸侯無聽其說孟子亦遊諸國說行仁君之政思濟斯民諸侯亦不聽其說

豈為陋西域之術而弗用也耶若孔子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而諸侯不聽其說豈是鄙陋西域之教而不用耶

夫姬文妣禹君之聖者也日磻由余臣之賢者也斯

皆生於夷狄日音密磻音低姬文王姓妣禹王姓文王生於西郊禹王生於石佃二聖俱生於夷邦於中國行仁君之化仁君之政未見言其廢政也金日磻漢文帝時忠臣番人也其賢人之德由余始皇帝時入秦之界使亦賢人也若文王禹王金日磻由余等明君賢臣俱係夷狄之人也

太康周幽君之荒者也史記太康啓之子禹王孫也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荒淫其甚若此其國未或不亡也史記周幽王寵褒姒以不好笑幽王

史記

新定會卷三

支册

亥八

支册



為烽火大鼓命曰若有寇至舉火則以救之幽王
戲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奴大笑幽王悅之後
胡兵至王舉烽火諸侯不信意以為戲遂殺幽王
於鄜山之下而虜其褒奴也

石趙嬴秦君之暴者也史記石趙即石勒也東晉元
帝時專於殺戮史記嬴秦始

皇也縱行無道吞併天下之兇暴也

趙高李斯臣之佞者也佞讒佞也趙高宦官李斯相
也二人皆始皇之臣殺太子

扶蘇及二世胡亥

侯景宇文臣之悖者也史記侯景梁武帝悖逆之臣
因武帝於臺城而死宇文隋

煬帝悖逆之臣殺煬帝於洛京

斯皆生於中夏太康之下俱中夏而生也

由是觀之豈得以封域而限賢愚之與美陋哉豈得
直以

三疆之域所局限賢愚美陋夷夏之論哉

且文命出西羌而聖哲尚書文命敷於四海禹王德
號也西羌者今戎州界乃夷

人也

瞽叟生於中夏而頑嚚瞽叟舜父心不行先王德義
之則為頑舜繼母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囂

文王生於西邠而修仁德文王生於西邠之邊而布
仁政以修其德

殷紂都於東洛而恣兇殘殷紂諡法殘義損善曰紂
都於洛陽中原縱恣兇惡

而殘害無道也

黃帝道慕華胥列子云黃帝閑居大庭齊心服形三
月不親政事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後

舉華胥之治



老子義學天竺

善釋篇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師也善入泥洹化遊天竺今已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影不始不終綿綿若存吾今遊矣

穆王過終北而忘返自鄙周室之弗如

列子云周穆王北遊過其

國三年忘返周室慕其國微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數月乃復既返周室鄙嫌周國之治不如北之治也

齊桓適遼口而忘歸自思齊國之不若

列子云管仲

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冠舉隰朋諫曰君捨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云自思齊國之不如於此也

且北星之辰

北斗七星之前有五星天文步天歌曰第一座名紫微星第二座太子星第三座廣子星第四座后宮星第五座天樞星以星言

在天之中

又步天歌中所謂天之中有三垣若品字而排第一紫微垣第二太微垣第三天市

垣外有二十八宿分位兼諸餘星以理取之其辰正在天之中也

在齊之北以此觀之齊魯漢魏之地未必為中也

言北

星辰在齊地分之北如此則齊國魯國魏國等亦未是中也

若此以彼為西戎彼必以此為東夷矣

假如此望彼

戎彼必指此國為東夷之地也

而又且詭為其中耶

孰誰也若此則果以將誰國而為中國也

自高天之所覆厚地之所載山川之廣邦域之多不

可以億數而記

算數曰十萬為億言天地之間山川廣大邦域盛多故不可以億萬之數

而記之



又焉知此為中乎彼為邊乎

若此言之又何知此間為中國彼間為邊乎

且佛經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化佛所王之寰宇也

王去聲若君臨天下曰王經云三千大千世界為中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如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化佛所掌寰區之宇也

吾是以尊而學之以從其大

我由是尊奉而學之故順從佛之廣大也

夫金玉不相傷

金玉之寶各有所貴何相傷害

青碧不相妨

青碧之色各有所用何相妨礙

且大海一滴味具百川

則喻大海一滴之水具全百川之味然百川混流入海故

味則一也

出世之道頗知則世間之道不勞而得矣

但頗少知出世間之

道則世間之道不待勞慮而知得矣

夫如是則周孔之道其何捨之有耶非聖賢拘於夷

夏而人自夷夏耳

釋謗第十二

此篇解釋毀謗之疑故曰釋謗

客曰吾聞持戒者防一切惡發一切善清淨無染不

茹葷物

客引釋氏戒法言我聞戒者凡一切惡事防護不可為一切善事可行決當發方為清淨

不染又不可用五辛葷茹以是徵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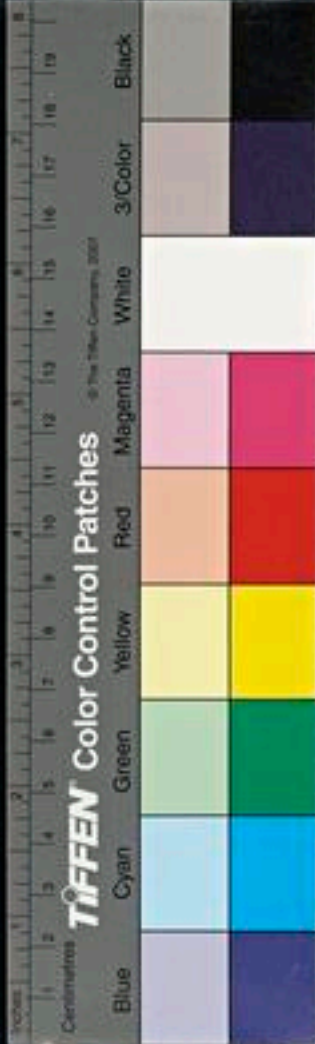
今見沙門觸染梵行耽嗜酒漿

梵語梵此云淨也客言今見僧染淨行耽

著嗜愛於酒漿也

權量商賈貿易貨殖

秤為權尺為度斗斛為量行曰商坐曰賈交易市價曰貿改變



無常曰易交財化物曰貨積聚財寶曰殖

以此觀之豈無犯耶

用此觀視豈不犯於戒律也耶

妙明日子之所言略近而忘遠取小以遺大也

責客曰子

所言之如略少近而忘其深遠而取小節忘其廣大也

夫日月雖高而蝕

陰陽誌云日者衆陽之宗月者太陰之精以高而言則日月去地四

萬餘結帶亦云由旬一由旬四十里如此之高尚有所蝕之患難也

圭璧雖貴而瑕

圭瑞玉也說文曰上圓而下方天子大朝以執之寶中最高者也瑕者玉

有赤色爲瑕至貴之寶尚不免於瑕也

公輸能授人之規矩不能使人巧而爲之

授與也公輸子名班

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謂能授與人方圓之法而不能使人之巧妙

而爲之

聖人能授人之戒律不能驅人履而行之

佛聖雖能授與人戒

法律儀固不能使人堅守不犯而行之

臯陶能罪盜濫不能化貪夫爲夷齊

陶音姚舜賢臣雖有片言折獄

之才不能勸化獄中盜濫之徒爲伯夷叔齊之義讓

呂刑能誅克殘不能令惡子爲曾閔

尚書呂刑篇呂侯爲天子之司

寇周穆王命訓刑以告四方不能教化自子之惡成曾參閔子騫之孝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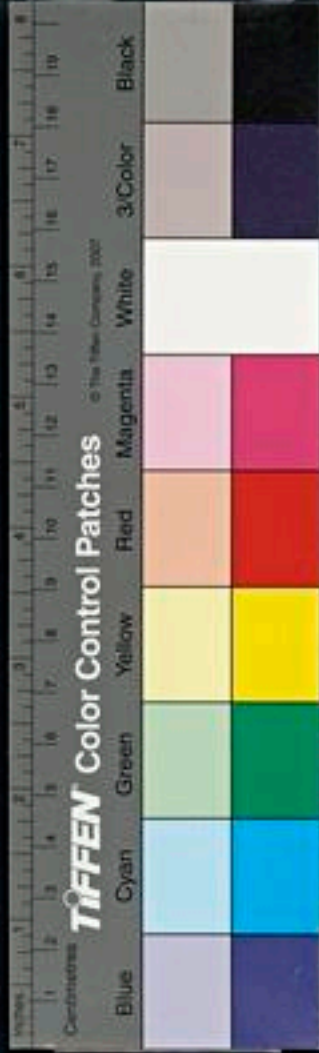
唐堯之聖哲不能化丹朱之愚

尚書丹朱堯之子生而不肖故授禪與舜

仲尼之仁賢不能遏盜跖之暴

莊子盜跖柳下惠之弟無道克虐橫行天

下大國守城小國入堡孔子往教焉及回誦柳下季曰幾不免虎口之難



撰述
卷之三
三

舜德不澤商均論法仁聖盛明日舜商均舜之子無大人德遂禪位與禹

周恩不霑管蔡管蔡成王二叔流言謗周公

豈刑法之不峻而道德之不備者哉結上文臯陶呂刑之法豈不險峻堯舜周孔豈無道德而尚不能責盜濫化克頑教子弟俱為賢孝之行也

奚獨以茹葷嗜酒而見責耶何以獨將沙門食葷飲酒見責為過也

在昔嚴陵垂釣嚴光字子陵南陽人光武故人王莽之亂隱釣於七里灘

子牙直鉤子牙者姓姜名尚因紂無道隱於渭濱文王獵而得之遂拜為太公望破紂而立周

買臣負薪朱買臣家貧常負薪讀書後為會稽太守

昆喜陶瓦昆吾夏時造瓦之人後復顯榮

治溝洫禹導百川東入於海而萬姓免為魚蟹故功在於後世

歷山歷山中條山之別名在河之東舜未遇堯曾耕於此山

相如臨邛而自醕臨邛地名司馬相如未遇時臨邛醞釀而賣後顯榮乘駟馬之車

朱亥未遇而親屠朱亥未遇時親為屠後遇封信陵君

以君子逢則兼濟天下不逢則獨善其身若嚴陵子牙買臣昆吾禹舜相如朱亥等皆聖君賢臣身既通泰則道兼濟於天下身未通達則獨守善其身也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天生萬物皆名有生人類最靈最貴者也

人也者口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論語匏瓜者即音互瓜也匏瓜繫於

一處而不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身非木石焉能裸而不衣雖手足之健捷不足以逃

其饑必資飲食而養其命毛髮以緻密不足以禦其

其



卷之三
三
三

寒必資衣以蔽其體故知衣食可以資身命身命可以資道業衣食既備可以資養身命身命既安則可以資助道業也

苟衣食之不足而道業將就廢也諺語云人無根本水食為命苟者誠

也誠若人無衣食而必絕乎身命也身命既絕道業豈不廢乎

宜修德者不樂坐食於人吾祖師有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直欲自營其衣食備歷於艱苦庶知世道之勞慮門

諸祖直要自經營於衣食之備以歷於艱辛之苦庶以知世人耕織之道艱難則節儉其用也

民力之辛酸辛酸者戕眉之貌男耕女織皆有辛酸之力

然後進善履道捍拒生死捍抵也拒禦也既知世道之勞苦其所須而俱備然後則可以捍抵拒禦生死之事也

乎慚愧之心而伏乎驕慢之志不且失節也慚愧之心而伏乎驕慢之志

不且失節也慚愧之心而伏乎驕慢之志

不善之為也總結上文意如前所疑權量商賈等事亦不是不善之事

獨以商貨而見譏乎豈獨用此商賈貨而為譏謗者乎

是以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用之則行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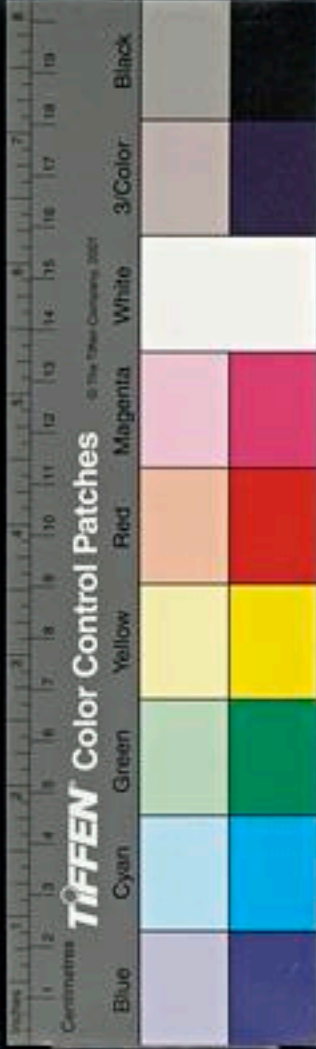
則藏是故君子所行之道於語默動靜之間可進則進可止則止

不隘其情君子所行之事不以窄隘其情

不淫其性亦不淫蕩其性

六道貴於適用意所必從曰適君子之道無可無不可故曰適用而已

豈一途而可盡哉聖人之道而有萬殊至則一也豈局於一途而可為盡善盡美也哉



辯論第十三

此篇為辯論捨施故曰辯施

客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禮貴得中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

又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遜順也固陋奢俱失

其中而奢之害也大

老子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皆上聲老子所云甚奢泰三者皆

昔者楚靈王好奢卒至身亡

史記楚靈王因建章華臺苦衰其民後被吳王

所敗以致亡身

秦政好奢終滅於國

秦國號政始皇名也始皇乃

嫪而生政世謂始皇為呂政及卽王位併統天下自以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及西

今佛家以身命施為福之最

用身命布施為得福最多

以七寶施為福之次

用金銀琉璃磚磑瑪瑙琥珀珍珠等七寶為施皆得福次矣

喻之以善惡

譬喻化人則用善以懲惡

曉之以因果

曉喻導人則用因以明果

使人傾囊倒廩竭資而施以為祈福

因以善則上天堂惡則墮地獄

曉喻因果使人人盡其囊財罄其倉廩以為求福勸人為善也

已而宏麗所居營葺不已飛樓疊閣金碧爭光不亦



泰乎

謂僧人自己所居之屋宏大之美麗累年營造不已如飛揚之樓重疊之閣飾之以金碧爭光之色如此不亦奢泰者乎

妙明曰子之所問知其流而未識其源

責客曰只知聖人之所流

不知聖人之根源也

見其淺而未逢其深仲尼疾時君之奢逸

仲尼答林放之問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乃疾時君之奢逸故發此言也

老子警人主之昏淫

老子言去甚等辭乃警省人主當時之昏淫發此言也

豈謂止布施之語哉

孔老二聖發此言時佛教未流於此國豈是絕布施之說也

昔者虞舜耕於歷山恩澤不霑於朋戚衣食不及於

親

虞國舜都舜初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

親也晒微賤之時朋友親戚之處無恩惠之與焉

太公釣於渭水財貨不周於妻孥惠施不霑於鄰里

太公未遇之時釣魚於渭水之陽妻子尚不能周給何有惠施於鄰里者

及其登九五之位

易乾卦爻辭初九潛龍勿用舜在田漁時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舜玄德昇聞時也

九四或躍在淵舜之歷試時也九五飛龍在天舜即帝位也故曰登九五之位也

應飛熊之夢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虎羆王之輔果獲呂尚於

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爲師也於後佐武王伐紂以康兆民塗炭之苦者非熊之兆夢也

惠澤八方恩霑四海

惠者惠施之利澤者澤潤也舜居君位無爲而治天下也太公



佐武王革紂之虐八方四海之內生民皆獲其恩澤也
但饒財則貴其惠施聖君賢臣豐饒則兼濟於天下

窶乏則貴其履道窶其矩切窶之貧窮也既貧而無位則貴乎安然而以行其道也

子曰富而不施貧而無所救若富者不施物以濟之則貧者無所救拔

昔趙盾饋食於靈輒卒感扶輪之酌史記趙盾晉臣嘗遊於桑間見

餓人以食餉之盾好直諫一日晉君呼藜藿之及預脫去盾所乘之車去其一輪駟馬摘其二馬盾

遂問曰扶輪者誰答曰吾桑間餓人也為報一食之恩耳

漂母餉飯於韓信終獲捧金之報史記漂絮也韓信布衣時嘗釣於城下漂母每飯至先餉於信後為齊王回鄉以捧黃金報恩於漂母也

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於白日陰闇也陽顯也皎明於無心之間後遇扶輪捧金之酌豈非陽報明於白日也

況以傾家財發善意其所得福利巍如嵩泰濬如江海矣傾倒覆也濬深也如趙盾漂母一飯之恩尚獲扶輪捧金之報況於傾其家財而發其善心用於布施者所獲福利豈不巍大高廣如嵩山泰嶽濬深江海之浩瀚者矣

故懷善應之以祥挾惡報之以殃種稻而得麥為禍

而得福者未之有也作善獲福作惡遭疾定而不能改故種稻而得麥為惡而得福者未之有此事也

今我沙門助人以福勸人以善以福助人以善誘人

使施一梁一棟一香一華如影隨形凡令人施一物者如影隨形



之不遺也

果嚴後世

其善果必莊嚴於後世也

豈獨以自處華室而取樂哉

既化一切為善各得安樂豈獨以自處華屋而

樂哉

且靈王之奢也起章華之臺室盡人間之富貴金珠

佩玉粲飾其間藏歌舞悅美人廢國政恣驕奢不其

亡身其何耶

若是貪淫嗜樂不至於廢國亡身者更在何耶

秦政建萬人之宮

秦政始皇也都咸陽建萬人之宮

於阿房之城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阿房城中有殿殿之四方

有房其高廣者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抵驪山僅五十里十步一樓五步一閣

東至驪山西至咸陽

將三十里除萬人宮外十步五步皆建樓閣

車駕往來不冒風雨其宏麗雄贍如此之大也但知

縱耳目之所欲而不知役人民之疲苦唯恣驕奢罔

修國政不其滅國其在何耶今我沙門雖處華堂紺

宇但以晨鐘夕梵遠風疎磬褒讚金言生人天福

沙門雖以如是但用晨鐘暮鼓俾揚舉梵唄上乃我

視皇王聖壽下乃與黎民祈福永遠闡揚于風化

如斯而已矣豈直與秦楚奢華同日而語耶孟子曰

如其道雖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如舜乃側陋微賤因有其道德



而竟授二女以妻之天下四海君位以禪之而亦不以爲泰

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是不合契道德之理雖有一簞之食亦不可

坐受於人也

豈虛言哉

新疑論卷第三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新疑論第三卷

正湖釋在照對長洲徐普書南昌萬志刻

篤曆已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新疑論卷第四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殊見第十四

此篇因所見差異而殊別故曰殊見

客曰子之所言佛道尊崇無聖可上

此因第二第三篇中言佛之法

身廣大證聖極尊以爲問也

或有人曰佛之爲教也其文富贍其說宏遠義句廓落旨趣幽深瀚漫周遮難用難信以是而毀爲之奈何謂佛教如此則大難用而尤難信因此而有謗毀者爲之奈何

妙明曰至味難調衆口大音不合羣耳夫蛆蚓食土而甘於土豈知有五味之和犬豕食糞而美於糞豈



而竟授二女以妻之天下四海君位以禪之而亦不以爲泰

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是不合契道德之理雖有一簞之食亦不可

坐受於人也

豈虛言哉

新疑論卷第三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新疑論第三卷

正湖釋在照對長洲徐普書南昌萬志刻

篤曆已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新疑論卷第四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殊見第十四此篇因所見差異而殊別故曰

客曰子之所言佛道尊崇無聖可上此因第二第三篇中言佛之法身廣大證聖極尊以爲問也

或有人曰佛之爲教也其文富贍其說宏遠義句廓落旨趣幽深瀚漫周遮難用難信以是而毀爲之奈何謂佛教如此則大難用而尤難信因此而有謗毀者爲之奈何

妙明曰至味難調衆口大音不合羣耳夫蛆蚓食土而甘於土豈知有五味之和犬豕食糞而美於糞豈



知有醪醴之味悲夫不知知之未必為食也狗有懸爪為犬

若蚯蚓置之於五味犬豕飲之以醪醴彼必反以為

毒者何也蓋非適其所養若蚯蚓投之以汚池犬豕

飼之以糟漿彼必宛轉詰屈掉尾奮蹄從而悅之者

何也蓋適其所養之道也宛轉詰屈乃蚯蚓動轉貌掉尾奮蹄乃犬豕悅豫貌

且承雲黃帝樂咸池夏樂九韶舜樂大濩湯樂大武周武樂樂之

至也若調以五音之和奏以九成之美歌詠先王之

風致若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鳳凰來儀鳥

獸率舞堯使夔典樂擊石百獸率舞舜蕭韶九奏鳳風來儀

若求其和者必莫知應者何也蓋乖其所聽也若

五樂求其應和而無者何蓋為乖異於聽者也

若操之以鄭衛之音詠之以世俗之風曲合時習韻

叶巴歌使其聽者必不待教而自知其和者何也蓋

適其所知也鄭衛之歌曲乃淫蕩之音合其世俗之習如巴歌知和而多者何為也蓋由順

其所知也

且舜禹之君可謂聖矣楊朱從而讎之讎譏謗也列子楊朱曰舜

耕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

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所共棄也

功績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度土功子產不宇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

卑宮室戚戚然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



仲尼之德可謂仁矣桓魋從而害之論語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生

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

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伯寮愬仲由愬諸辭公伯寮魯人也仲由即子路論語云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其若仰而嘆天徒汚其面也以楊朱辭舜禹桓魋害孔子臧倉毀孟子伯寮

愬子路等喻容之毀佛者何異仰面唾天徒汚自己面也

夫聽樂者聞清商而爲之宮角過不在於扣絃而聞

之不審也求玉者見和璧而爲之珷玦賤非關於至

寶而見者不明也和璧中記卞和得荆山之璞進楚文王武王二王皆明足後進成王

使玉人琢之果得美玉號連城之寶玦似下之石也若將和璧爲試以者非玉賤乃見者不明也

神虺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異物誌云神虺斷而復續

靈龜審人之禍福自不免剝剔之災列子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被

清江河伯之所漁請若救之覺而外巡果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欲活之卜者曰龜有七十二鑽以卜言凶如此則雖能卜人之禍福不能自免剝剔之災患

至道恢弘聖人極唱出世妙典非俗所知不爲譽者

貴而毀者賤大聖教典不以稱譽而貴毀謗而賤

行不行時也行與不行各有其時若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也

信不信機也信與不信唯在機會若盜跖不受孔子之化也

譬如荷鍤以平太行抱石而塞巨浸其於功也不亦



勞乎

巨浸海也容之謗佛譬如有人負荷錘鏹欲要平治太行之山抱取塊石而要塞填大海爲此之功力者不亦勞而難乎

隨宜第十五

此篇隨順合宜而答故曰隨宜

子曰言佛教義高嵩泰理濬江海文同翻錦句若
保金奚不以佛經答吾所問而復以詩書合異於同
耶

妙明曰牟子云渴者不必投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
放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
高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而申之若說佛經以
音子譬如旨者耀五色聾者奏五音也且師襄師

琴巴對夜古之善鼓琴者其學雖切不能成

曲列子琴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襄乃師文
之師也但能撫琴當春之時扣商絃以召
呂八月之令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扣角
絃以激夾鍾乃二月節令而溫風徐回草木發榮
感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鍾乃十一月節令霜雪
交下川池暴烈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五月節
令而陽光感烈堅冰立散將終命扣宮而總四絃
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然此善操而不
能成無絃之曲調也

甘蠅飛衛紀昌逢蒙蒲且子古之善射者其藝雖神

不能擊無弦之弓

琴古侯切張弓也列子甘蠅古之
善射者琴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

衛學射甘蠅而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後
進其術昌欲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中路矢逢相觸
而墜於地衛矢先盡昌有一矢既發衛以棘刺之
端扞之而無差其藝雖神不能張無弦之弓



七
未幾
四
亥九

狐貉

音鶴

雖溫不能暖無氣之人

狐貉皮毛雖溫暖不能暖死而無氣之人

水土雖澤不能秀無根之木

水土雖然潤澤難發秀無根之木

佛法雖懿不注薄信之耳

佛法雖然懿美而不能化導入不信人之耳

子之信道未篤故多惑志吾安敢以大聖微旨答子

之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

清角者牛耳不能聞聲唯以角

聽故云彈清角之操也

伏食如故非牛之不聞不合其耳也

其牛低首而食草如故

轉為蟲蟲之聲犢子之鳴

轉為操蟲蟲飛來之聲又操犢子尋母鳴聲

牛即掉尾奮耳蹠蹠而聽者何也蓋適其所知也

蹠蹠蹠蹠動貌牛聞此聲遂乃掉動其尾奮立兩耳四足皆動如此聽之者何為也大槩順其所知者

也

蹠音蹠蹠音泄

以是故吾以詩書曉子矣

不用佛經答因子曉途六經諸子是以引之使于易

曉

優劣第十六

此篇謂王喬簫史與摩騰竺法比之勝弱故曰優劣

客曰王喬簫史僊也

王喬後漢人為葉縣令每顯神異乘鳧而往來簫史秦穆公時

人善吹簫夫婦隨鳳凰而飛去

摩騰竺灑蘭僧也其道等乎

客謂此二僊二僧其道德亦有等乎

妙明曰止乎

且止也

幸以晏然吾不欲平地起風波之

千丈也

不當得而得曰幸幸以無事坐卻論其優劣高低則正是無風起浪

客曰願略舉似啓吾茆塞

啓開也客謂略少舉佞法要開我胸中茆塞



世說新語 卷之四 五十一

妙明曰夫行舟者識水之淺深行舟者要識水勢之淺深

控御者知地之高下御車者須要知地之曲直高低也

學道者逢人之優劣學道者之人要通達為師之勝弱也若不分優劣則不明人之勝

邪正也

吾尋常方袍釋子我乃是尋常著寬服之僧

管窺可隘如筆管之明可窺隘而不足洞明也

牆面無知無學無知者如面牆

但以燭火之光照燭無遠燭火者小火把也謙曰我若火把小火用燧於夜則其燧燭明亮莫之能遠

何敢評先德昇降之道乎昇降者高低也既如管窺燭火焉敢評論先輩

然以蒲牢含響為長鯨扣之則莫得聞其聲也海有大魚名鯨海鳥有獸名蒲牢長鯨鯨一躍蒲牢鯨大鳴吼故鐘上鑄蒲牢之形擊鐘之木以為鯨魚之形故問者如鯨答者如蒲牢之應聲也

悲夫桀紂之犬足以吠堯諡法翼善博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悲夫歎辭也桀紂昏王舜堯聖君桀紂之犬雖識其主不知主之昏然堯舜雖明犬不知聖明故吠之佛喻堯舜者喻犬

楊墨之徒足以謗舜然居今之俗多以同羣逐塊罔

審聖道階乎上下而於戡弱戡苦耽切伐也謗毀也諡法仁聖威明曰舜列

子楊朱謗舜今以佛喻舜謗者喻楊朱居今常俗喻羣狗狗見人丟去輒土之塊逐而趕之也言客無能評審聖道有階級上下而不同及於戡勝弱劣之不等乎

世說新語 卷之四 六 茲九



惛然無辯

惛莫紅切心暗昏而不能辨別於高下也

縱有懷其藻鑑評而詣其實者而於藜惑奚能允哉

藻淨也鑑鏡也藜音從今之有人縱然明達如淨鏡評論詣至於真實無妄之處而藜藜之衆皆以迷惑何能允信至於聖人之大道哉

居吾將告汝

令客坐而告語之

夫騰蘭之爲僧也道窮四諦智皎三明

其智慧皎然明白有三

宿住智正明二生死智正明三漏盡智正明也

獲六神通具八解脫能飛行往來改易形體

飛行往來者神通也改易者變化也形體乃身形體貌也

或成老耄

說文曰七十曰老齒禮曰八十九十歲曰耄

或示孺孩

說文曰會行而食乳曰孺始生日孩

或滅或生

或現死滅或現生存

延促自在

延長也促短也既有神通長短隨意也

又能撼天地

搖撼則動於天地

移山嶽

改變遷移山嶽

覆江海

緜江覆海

入水火

入水不溺入火不燒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荀子云改其舊質謂之變易其形貌謂之化如此千變萬化無

有窮盡

以定力所資無施不克

克能也其神通妙用蓋由定慧之力無施爲而無有不能



頗有生逢供養者而於見世能財能壽能貴矣

若摩騰竺

法蘭之妙用一切有生逢之而供養則現世今生與之財寶乃至長壽尊貴矣

豈直與乘鳧跨鳳者同日而語也

如此神聖豈直與駕鳧鳥騎鸞鳳千

年不滅之鬼比類而論哉

夫三桓之與三王

以此比之史記三桓者孟孫季孫卞孫也皆桓公之後也三王者夏

商周三代聖君也以王喬蕭史喻三桓摩騰竺法

五霸之與五帝

史記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堯

也

是皆君也而無階乎

然五霸五帝皆即君位高低豈無階級乎

陽貨之與仲尼

陽貨季氏家臣也孔子乃千古文章之祖漢代帝王之師也

楊墨之與荀孟

孟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有義身之義故無君也墨翟兼愛而無差

等視親亦於衆人無異是無父也故無父無君則人道絕滅也

是皆儒也而無梯乎徐福之與河上

秦紀徐福爲道士習僊秦始皇

令齋童男童女海上求神僊不歿之藥舟於海中巡致湮溺河上者河上公也漢文帝以師禮之

關尹之與老聃

史記列僊傳函谷關令尹喜乃周之大夫老子西遊至關受道德二篇

是皆道也而無降乎

徐福尹喜比河上公老子者皆言有道之士豈無階降者乎

邱垤之與泰山

垤從結切嘍蟻出土之塚也泰山者五嶽之一也以喬史之道比之騰蘭

亦若螻蟻之塚比於泰山

行潦之與江海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豈能比於江海

走獸之與麒麟

麋鹿等獸豈能比於麒麟



飛鳥之與鳳凰

鴉雀等禽豈能比於鳳凰

是皆類也而無異乎羊皮之與虎鞞

鞞音廓皮去毛

斑紵之與錦繡

斑紵者布文斑白者錦繡者考工記曰金線織文爲之錦五色綵備爲之

是皆文也而無殊乎夫聖也凡也凡聖二途不可濫

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韻義曰輕微常俗謂之凡故凡聖二途不可相濫而混同也

故有大聖小聖上凡下凡

凡聖各有等級

大聖則歸乎覺皇

覺皇即佛也故稱爲大聖

小聖則存乎應真

即四果小聖也

蘭騰則吾宗小聖矣

摩騰竺法蘭乃釋門之小聖也

若非聖之稱也上凡則該乎天衆

上凡者乃天民衆也

下凡則稱乎兆民

十億曰兆下凡乃世間之民也

雖簫史之徒白日輕舉未必與乎天衆也

與去聲參與也

設與亦非聖也敢以此道而擬於聖人乎若果以乘

鸞跨鳳稱之爲聖則仲尼老聃不爲聖也夫聖者通

也

夫聖人者一切通達也非乘鸞跨鳳之稱也

凡者常也

凡常者尋常流俗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方威靈莫測謂之爲聖

繫辭云寂然不動心之理也感而遂通體之用也

懵然而生

謂生不知來處



惛然而死

謂死不知去處

營營於衣食

營營者往來不已之貌謂貪衣食之人也

戚戚於名利

論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憂慮不遂之貌謂貪名貪利之人也

皆死皆生

世之常俗爲貪名利衣食皆在生死之中

常於生死

以生死爲尋常之事

謂之曰凡

由此謂之凡也

且天人垂死五衰想現而有破面之忿

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受

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滿意福盡之時五衰相現一華冠萎脫二兩腋汗流三不樂本座四眷屬離散五身光自絕故破面之忿謂煩惱忿怒見於面也

謂之貪其名利而不易棄也

一切天人皆因貪其天上之名利快樂

不能容易棄捨也

得不爲夫凡乎嗚呼彼寡聞陋智者

禮記曰獨學無友則孤陋

統以上天所居之衆例爲聖者

若上天所居人衆例爲大聖人

而吾宗脫白小衲莫不抵掌而嗤其謬也已矣

我釋

纔脫去俗人白衣而初著緇衣者無不拍手嗤咲爲狂謬之譚也

先知第十七

此篇預明西域生佛故曰先知

客曰子之言佛其道大矣敢問漢夢以前還有知之

者乎

漢明帝夢見金人飛入殿庭前此曾有知西方

妙明日遼哉問也

遼者遠也



在昔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夜有大光明

來熒殿庭王問太史蘇由曰太史通天象之官蘇由姓名

昨夜有光來熒殿庭是何祥瑞蘇由對曰西方有聖

人生此所現之靈瑞也王曰於國何如於我國家不知善惡何如

由曰即今無事後一千年聲教被於此土由謂一千年後所談

經教流傳此土

遂以此事記勒諸石彼時遂用此事載記勒石

埋於南郊理於祭天之南郊以待驗

室後漢明帝甲子永平七年僅千歲矣僅纔也緝事記永平四年

辛酉明帝夢佛至戊辰十一年至此

此先知之一也已上所明乃先知一也

又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中有白虹一十二道

南北貫通連宵不滅虹橋亮也其光相貫徹南北日夜不滅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瑞也扈對曰此西方大聖人

入滅所現相也緝事記穆王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世尊涅槃

王曰吾常以此為患今既滅矣吾何患哉扈多曰王

何必患前代太史蘇由嘗誌勒于石曰千年之後聲

教流被此土方今七十九年矣王奚患哉此先知之

二也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問孔子聖人歟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丘夫子名何敢然者謙辭也

丘則博學多識者也又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

善任智勇者

善能任用智勇以治世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善能任用仁義以治

天下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曰三皇聖者歟

伏羲神農軒轅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

善能任用因順於時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乎

太宰謂三皇五帝三王皆非聖人孰爲聖

人乎所以大驚駭也

孔子動容有間

動容者默而心想眉目動而形容之貌

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此明如來無爲之大端也謂不以法度所

治自不作亂也

不言而自信

非言教勸化而自敬信也

不化而自行

非教化而自行其道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蕩蕩廣遠之貌故如來之道妙民不能稱名焉

丘疑其爲聖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夫子有推尊之意爲此不定之

辭



此先知之三也嬴秦始皇帝時有梵僧室利房等二十七人來秦時帝方急其并吞七雄爭勝七雄者秦齊燕趙韓魏楚也

甲兵相持不遑崇信

遑暇也鎧甲之兵正相殺時不遑閑暇而崇敬信受也

反爲譎誕

秦王反以譎詐虛誕

遂以房等陞而執之

遂將房等皆於陞牢而執禁之

夜有金甲神人從空而下以金鎚擊鎖援僧而去此先知之四也漢護左都水使劉向曰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造列仙圖黃帝而下六世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

見佛經矣此先知之五也前漢武帝元狩三年於長

安城西南鑿昆明池

帝欲伐昆明國彼國人善水戰故鑿池以習之

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僧必能知之帝遂遣人往問僧曰乃劫壞時所積灰耳此先知之六也若子獨於諸說而不知之者乎且孔子生於東周佛則生於西域相去綿遠其玄會默識驗若親覩非同聲相應其孰能懸知如此之遠者乎

周易乾卦文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尊釋第十八

此篇客方崇佛故曰尊釋

容曰仲尼默識能仁

識音誌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云識者知也不言而心解



也梵語釋迦此云能仁商太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既得聞焉敢問老聃還知西方有聖人者無再敢問老子還

知西方有佛聖否

妙明曰善哉汝之問也吾昔嘗遊華清宮臨潼縣關

清宮

道士鴻濛老人邀予登玉女閣啓經藏出函匣觀道

籍錄得西昇經晉帙讀其文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泥洹泥洹者涅槃也

予謂鴻濛曰若指佛歟鴻濛曰吾不敢果以為然也

予曰若非指佛誰為老氏之師也又得古道元皇歷

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師也若此言者皆指佛也蓋老子知天竺也

聖所以再三稱之也

善入泥洹化遊天竺因善入泥洹而化遊本國五天竺也

今已返神還乎無名言佛雙林入滅今乃返本還源復其無名之妙

絕身滅影不始不終絕身滅影復歸不始不終之理

綿綿長存吾今遊矣綿綿不斷而長存者也故老子曰今去遊矣此正是過函谷關之時也

又得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明解法度得道如佛又得靈寶消冤安誌經云道以



齋為先勤行當作佛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諸者助辭

又得金闕朝元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

千佛身稽首禮定光我生何以晚泥洹亦何早不見

釋迦文心中常懊惱予在北京靈濟宮西北廊畫壁

宮道士此何也士曰此靈濟真君因中曾禮定光佛為師也

肅宗三教畫讚云唐肅宗皇帝作三教讚

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孔子家語適周篇子曰周有老聃博

古知今是吾師也既問禮而歎曰老子猶龍也

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吾於昔年未明其事不知聃師竺乾善能

無為者即佛也

稽首正覺梵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佛也

吾師師師故稽首正覺世尊乃我師師之師也

以如是言應正了知如此言應當了知是意

老聃亦知竺乾之國有佛聖人可謂明矣子獨不知

乎夫太上生東夏釋迦現西乾老子生於東國佛乃生於西天

地殊五萬餘里年隔十六君王周定王兩辰二年二月十五日生老子位

經十六王者歷恭懿孝夷厲定幽平桓莊僖惠襄項匡年記三百四十五載

雖殊地而處別代而出其冥會默契如此之綿密非

聖慧遐鑑道德玄同其孰能與於此乎



折疑論卷第四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折疑論第四卷
 金陵釋如聞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縣羅什貴刻
 萬曆己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疑論卷第五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言符第十九

此篇脗合三教之理故曰言符

客曰夫孔佛二教其殊合之道或得其梗槩矣

梗槩者大

略也。儒佛二教其殊別合同之道或得其大略矣

未審老氏之言與夫儒佛之語敢問亦有同乎

妙明曰有但時有淳澆機有大小隨其所適

漢書曰澆淳散

機各隨所適

教有淺深雖不能全同而亦有可同之語也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上也



折疑論卷第四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折疑論第四卷
 金陵釋如聞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縣羅什貴刻
 萬曆己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疑論卷第五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言符第十九

此篇脗合三教之理故曰言符

客曰夫孔佛二教其殊合之道或得其梗槩矣

梗槩者大

略也儒佛二教其殊別合同之道或得其大略矣

未審老氏之言與夫儒佛之語敢問亦有同乎

妙明曰有但時有淳澆機有大小隨其所適

漢書曰澆淳散

機各隨所適

教有淺深雖不能全同而亦有可同之語也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上也



聲論語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教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蔽也

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

上士唯智非愚勤行於道中士聞其道則可上可下矣下士唯愚非智返笑聖道故上士悟中士疑下士迷

佛云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小根

小莖小枝小葉

法華經云上中下三品者即三乘也

達摩九年不語

祖師航海而來少林面壁九年

顏回終日如愚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類數也道不屬言言多數而氣窮不如守一中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且上若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以知恥而不偷盜也

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佛云不得畜金

銀生像尚書云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伐誇也若不誇

有功則天下人無與爾爭奪其功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上曰自見者不明自

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自專所見者必不明其道也自

言是者其道德必不顯彰也自誇伐者必無其功也自矜才能者必不得久長也

佛經云不得故自讚毀他即其類也

經言不得讚誇自己毀謗他人

如此者衆

如此相同之言衆多也



是以聖人雖居異域被機同處如出一口三教聖人雖時代國土不同其被化機緣相同之處如出一人之口

但病有淺深藥有殊品而療苦求安其情一也結上文意然三教所設各有淺深不同但苦病也三聖之言藥也雖有差殊品類不同其治療痛苦而欲求其安樂則一理也

獨以戰國縱橫時無大器故二聖不言世外之典耳惟以三綱五常修齊治平之道而化利天下其出世玄妙之典故不言耳

會名第二十此篇會同三教聖人之名目故曰會名

客曰三聖設教異同之理則聞命矣敢問聖人原始返終之道可得聞乎原其始而知所生返其終而知所死如此道理可許得聞乎

妙明曰甚哉子之問也此贊客之所問

隨堂粥飯之流謙云我乃隨衆堂中食粥飯之常流

焉能逢聖人起盡之事也歟然以所知敢告吾子佛

晉居觀史多天梵語觀史多天此云知足

故名護明菩薩佛彼時號護明菩薩亦名勝善天子

降神迦維羅國淨飯王宮以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

四月初八日於毗婆尼藍園波羅叉樹下於母摩耶

右脅而生十九踰城出家成佛德相妙好住世七十

九年譚經三百五十度佛自降生至於雙林入滅共七十九載自成道已四十九

年演教二百餘會



以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其

道本乎明析色心

析分也佛說三乘教法其道本欲分明色心二法即真俗二諦也

指陳因果排列行位

指點陳說先後因果隨其所終而證排列五十二行位階級

透脫生歿越四暴流河

透過解脫生死之事超越四暴急流河者謂欲流有流見

流無明流也

超三界彼岸

超出欲界色界無色界梵語波羅此云彼岸

捨凡從聖得大菩提

梵語菩提此云覺也捨離凡夫而證菩提之大覺也

未後拈華示眾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本來

是佛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付飲光

梵語迦葉此云飲光

達摩東遷特明此事

梵語菩提達摩此云覺法西天自迦葉為初祖相傳至達摩乃

二十八祖東遷震旦明原始返終之道

其來也月現江心

祖師來東土所傳心印如月現於江心

其逝也日沉山頂

其歸逝也如日沉西山之頂

道高堯舜德邁羲軒

如子貢曰夫子賢於堯舜

分身混沌之前流教太虛之始

佛祖及一切眾生本有底太極混沌無極

之前早有這箇道理是以流教於太虛之初始也

不生不滅

虛靈本體本來不生不滅

出九層圓蓋之天

易數九者老陽至盡之處道出於九天之上

無去無來

本體如如豈有去來

超八維方質之地

超出手四方四隅形質之地

支那 卷五 四 亥十



大矣廣矣汪哉洋哉巍巍乎不可思議者也此讚佛祖道妙

若汪洋大海又如五嶽巍巍不可思議也

天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興正錄

云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老子降神於亳音亳

朴老子生於楚國陳郡苦縣賴鄉仁里

母懷八十一年誕於李樹下遂指為姓老氏父姓韓名苞字兀卑

母曰精敷孕經八十一年生李樹下因以為姓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巖反鬚折鼻鬚尖騰闊聃耳鬚頭故曰老聃

生而皓首生而白頭

掌周柱下史柱下史者周時掌禮之官

周道既衰戰國縱橫周轍既衰淳風墜地王道不運於時去國矣

平駕而行擬遊西竺過函谷關為關令尹喜說道德

一篇西涉流沙薨於槐里流沙地名函谷關即今潼關槐里亦地名

真道本乎尊氣致柔抱一守真實腹虛心老子之道專守精氣

使不散亂則形體應之而能順也故能致其柔和抱一守真者謂其無為自然之道一者為言至也言更無其二故抱一氣而固守本真也道德經云實其腹者懷道抱一而守其真神也虛其心者謂除其嗜欲去其煩惱也

少思寡欲無私蔽而少貪欲也

視之不足見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無色之謂其道故無色可見

聽之不能聞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無聲之謂其道故無聲可聞



寂兮寥兮

寂者無音與聲也寥者無形而空也如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獨立而不改

獨立者道更無其二也不改者常化有常也

周行而不殆

既明此無形無影之道則周行天下而無危殆也

然後設無爲之化

明乎專氣抱一之道然後可以稱無爲之教化

行不言之教

既明道妙則可以行無言無說之教

足以還年卻老

可以證返老還童之理

羽駕長生

乘鸞跨鶴謂之羽駕其本體不滅謂之長生久視之道也

共陰陽以晦明

陰陽者指日月與陰陽而同暗同明也

與天地而遐久非含和蘊素忘懷守雌者不足與語

此道也

若不是合養中和蘊積純真忘其情欲守一若類之抱卵孳孳而爲道者不足以論此道

德也

牟子云清淨法行經云震旦國人難化先以三聖而

往教焉

文出破邪論在藏經既字函上卷

大迦葉菩薩稱爲老子淨光童子菩薩稱爲仲尼儒

童菩薩稱爲顏回

佛說空身所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迦葉在彼爲老子號無上道淨

光在彼號仲尼爲夫子漸教化儒童在彼號顏回須那經云吾人減千載之後教流於東土王及人民奉戒修善者衆出藏經明字函

興正錄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生孔子年

譜云周二十二主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孔子

生於兗州鄆邑平鄉闕黨里

緝事記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庚戌二十一年十



一月初四日時老子五十五歲孔子生於魯國兗州鄆邑平鄉晉昌里生而有髭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手垂過膝河目海口龍顏方額鳳頸夔領虎視雷聲有中和之德不莊而嚴色溫而厲如世家說

父叔梁紇母顏氏徵

史記世家曰其先宋人也

適周道衰微淳風墜地周流天下

周流天下而化行

高而無位

夫子有君師之德無君師之位

伐樹於宋

孔子嘗談道於宋國樹下宋人伐樹

削跡於衛

孔子過衛國人削其脚跡

於陽貨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

於接輿

楚狂接輿見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畏於匡人

夫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子絃琴而不

子矣子推琴而謂子路曰夫子何娛耶宋人欲殺夫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之時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之時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世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如視生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是以吾今雖難於此而不怖故絃琴而樂也論語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

困於陳蔡

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窮詞於盜跖受毀於桓魋

桓魋宋司馬也欲害孔子子曰天既賦我以如是之

德桓魋其奈我何



年七十有三而終於魯

孔子年七十三薨於魯葬於城北今孔林是也

其道本乎道德仁義禮樂

夫子以行其道也則本於堯舜無爲自然之道德夫

仁者心之德愛之禮義者心之智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樂者移風易俗而至於和也

恭儉溫良慈讓

恭者莊敬也儉者節制也溫者和厚也良者易直也慈仁而有愛及人也

讓者謙遜也

文行忠信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存忠信也忠信爲人之本也

祖述堯舜

遠宗堯舜之道

憲章文武

近守文武之法

刪詩書

刪除削也定公元年季氏強僭其陽虎作亂專政夫子退而削去詩中繁文異辭書中二三

定禮樂

夫子適問篇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然後定其禮樂

讚易道

讚周尸而講明天道及說卦文言繫辭等

補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孔子曰易象與魯春秋蓋周之舊典也何不修之因魯史策書成文就加

筆削所補之者人道恢王道備矣

作孝經

與曾子所言者是也

理欬器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也子

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聖人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果然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也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謹此所



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受道於漁父

事如莊子漁父篇

問禮於老聃正三綱

三綱者父子君臣夫婦

明五紀

五紀者仁義禮智信

配天祀帝享祖尊親

事出孝經

僕妾竭其懽心

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

臣子盡其忠孝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臣能致其身

居家理治長幼順從

孝經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身揭日月之明

揭負也言身負其道如日月之同明

道歷乾坤之固

天子道德歷代封豨如天地之永固

此略其實也

此乃略少而詳言夫子之實踐也

然聖人之道仰之彌高

論語顏子喟然歎曰聖人之道仰之彌高不可及

鑽之彌堅

鑽彌堅不可入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在前在後恍惚不可以為象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無盡

無形無體而歎之也

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迎之無首隨之無後

老子道體玄妙而不

可及也

生而無生滅而無滅

釋氏不生不滅之道也

離相寂然絕諸戲論

此形容釋氏道體玄妙不可及也

且誰能果知其昇降隱顯原始返終之道也

此總結三教之



妙而謙辭云且今誰敢言蓋知其高低明暗原其
始生而盡其返終之道也哉
客稽首再拜曰非子之說吾不得聞聖人至道如此
其大者也

折疑論卷第五 終

嘉興楞嚴寺經房刻

折疑論第五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句容縣潘繼德刻
萬曆己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楊仁山居士手訂

釋氏十三經

洋裝一册本裝十册一函均二元六角

一大藏教，浩無涯，初機之士，對新教典，莫不望洋，而示以津梁，正能顯其源，而求其流，仁山居士有見於此，因從大藏經中，選其最精要者十三經，名曰釋氏十三經，為教界非其類，而大小乘聖賢天竺淨土律宗般若等部，無不包羅，誠謂為一部大藏經之縮影可也。凡初學佛者，或無暇讀全藏者，若讀有一快，莫夕事持，則歸元源，就路還家，固未嘗不可以少許勝人多許也。

茲將全經目錄及單行本價開列於下

- 佛藏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五分 並裝九角
- 四十二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八大人覺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金剛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無量壽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維摩詰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法華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華嚴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楞嚴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妙法蓮華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地藏菩薩本願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阿彌陀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維摩詰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法華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華嚴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楞嚴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妙法蓮華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 佛說阿彌陀經 一册 本裝一角二分 並裝七角

佛學書局出版 高觀如編輯

佛敎文類之一 佛敎書簡

本書所蒐集者，均為歷代高僧居士書來往通論理之作，言事言理，均屬契機，可為後學之模範，甲編內分問道，答義，宗乘，教乘，律乘等十三門，乙編內分訊候，懷慈，盼望，酬答，啓請等十七門，讀之若錦繡分披，珠玉錯落，自愛不忍釋矣。

佛學書局出版 高觀如編輯

佛敎文類之一 佛敎願文

本書所輯各類發願文，上起六朝，下迄清代，舉凡迴向，發文，行持，法會，修持功德等之行文格式，靡不搜羅備載，足供模範，至如簡文沈約魏收之作，尤屬音韻鏗鏘，文采華富，學者手此一編，不惟佛詞上啓進堅固之志，且是上卜應昌於東阿之助矣。

佛學書局出版 高觀如編輯

佛敎日用文件大伴

第一編 文詞 第二編 英文 第三編 雜錄 第四編 雜錄 第五編 尺牘 第六編 雜錄 第七編 格式 第八編 雜錄

我國社會間應用品，舊有留習新集，官鄉要則等書，海通以來，坊出新編，多增入普通禮節商埠新章等類，名目繁復，大率以切於人生之應用，為編世之鑰，惟我佛敎方面，此項應用新編，尙付闕如，良以向來僧界多守山林生活，極少社會交際，今則世界潮流所趨，釋門行動，每為社會團體，而其事每皆往昔所未有，乃發生於現代，以故遇事應付，動感困難，住持佛法者，苟無一種應用之鑰，實有一種束手無足之慮，編者有感於此，因有一種敎日用文件大全之輯，自交際，文辭，公文，尺牘，禮節，禮節，格式，以及各種儀規，各種開示，各項佛事，凡佛敎中應有之事項，莫不搜羅備載，附以方式，加以說明，用備隨時檢閱，誠為寺院僧業必備之物也，亦佛敎界及在家居士同需之物也。

